



王船山經史論十二種

增 4
7 5 2
10



讀四書大全
說十卷

門 4
孫 752
卷 10

讀四書大
全說十卷

全信十卷
光緒癸卯仲夏
通文書局石印

讀四書大全說卷一

大學序

凡仁義禮智兼說處言性之四德知字大端在是非上說人有人之是非事有事之是非而人與事之是非心裏直下分明只是智胡雲峰據朱子解致知知字心之神明所以妙取理宰萬物釋此智字大妄知字常用說到才上方有此智字則是性體妙取理宰萬物在性體卻是義禮上發底朱子釋義曰心之制事之宜豈非以宰萬物者乎釋禮曰天理之節文豈非以妙取理者乎沈氏之說特為精當云涵云具分明是個性體其云天理動靜之機方靜則有是而無非方動則是非現則動靜之機即是非之鑑也惟其有是無非故非者可現若原有非則是非無所折衷矣非不對是非者非是也如人本無病故知其或病或愈若人本當有病則方病時亦其恆也不名為病矣先王以樂教人固如朱子說以調易人性情抑樂之為道其精微者既微乎形而下之器其度數聲名亦皆以載夫形而上之道如律度量衡皆自黃鐘生之類是也解會及此則天下之理亦思過半矣若專以急不得緩不得借為調心之法將與釋氏參沒意味話頭相似非聖教也書有識字寫字兩件工夫識字便須知六書之旨寫字卻須端妍合法給法者如今人註疏家專以六書言卻遺下了一半

聖經

緣德上者一明字所以朱子直指為心但此所謂心包含極大託體最先與正心心字固別性是二氣五行妙合凝結以生底物事此則合得停勻結得清爽終留不失使人別於物之蒙昧者也德者有得之謂人得之以為人也緣有此明德故有可致而致之意有不可欺而必誠焉心有所取正以為正而其所著發於四肢見於事業者則身修以應家國天下矣明德惟人有之則已專屬之人屬之人則不可復名為性性者天人授受之總名也故朱子直以為心而以其所自得者則亦性也故又舉張子統性情之言以明之乃既以應萬事則兼乎情上統性而不純乎性矣性自不可拘蔽儘人拘蔽他終奈他不何有時還迸露出來如乍見孺子入井等即不迸露其理不失既不可拘蔽

王船山經史論

讀四書大全說卷一

船山遺書

則亦不可加以明之之心便扣定在一人身上受拘又會敷施會受之故所以氣會得以拘之物欲得以蔽之而格致誠正亦可施功以復其明矣

朱子心屬火之說單舉一臟與肝脾肺腎分治者其亦泥矣此處說心則五臟五官四肢百骸一切虛靈不昧底都在裏面持等能虛者本未有私欲之謂也如虛空靈者曲折洞達而成善也尚書靈字只作善解孟子所不昧有初終表裏二義初之所得終不昧之於表有得裏亦不昧不可云只此三義明字之旨已盡切不可以光訓明孟子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明自明光自光如鏡明而無火光而不明內景外景之別也明德即是體上明到致知知字上則漸凝體達用有光義矣

舊染之汚有二義而暴君之風化末世之習俗不與焉大學之道初不為承亂之君師言也一則民自少至長不承德教只索性流入汚下去一則人之為善須是日遷若偶行一善自恃為善人則不但其餘皆惡即此一善已挾之而成驕陵故傳云日新云作新皆有更進重新之意新安引書舊染汚俗咸與惟新以釋此則是過泥出處而成滯累如湯之自銘日新也豈亦染染之汚俗乎况書云咸與惟新只是除前不究意與此何干

必至於未得求得不遷是已得勿失止於至善須一氣讀下歸重至善一至字言必到至善地位方是歸宿而既到至善地位不可退轉也朱子以不能守反不遷最為明切此中原無太過只有不及語錄中作無太過不及說自不如章句之當蓋既云至善則終無有能過之者也或疑明德固無太過之慮若新民安得不以過為防假令要民為善教格過密立法過峻豈非太過然使但向事跡上論則明德亦將有之如去私欲而至於絕婚宦行仁而從井救人立義而為宰辭粟亦似太過不知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以明明德安得有太過補傳云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何等繁重誠意傳云如惡惡真如好好色何等峻切而有能過是以為功者乎新民者以孝弟慈齊家而成教於國須令國人皆從而皆喻又如仁人於妨賢病國之人乃至誦諸四夷不與同中國舉賢唯恐不先退不善唯恐不遠則亦懇懇然惟不及之為憂安得遽防太過而早竟休止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是學問中精密之極致親賢樂利須漸被於沒世後之君子小人而不窮奈何訓止為歇息而棄至善至字

於不問耶或問云非可以私意苟且而為盡之矣

在云者言大學教人之目雖有八其所學之事雖繁重廣大而約其道則在三者也大學一篇乃是指示古之大學教人之法初終條理一貫之大旨非夫子始為是書建立科條以責學者章句三當字是推開論理張氏曰在猶當也函養其稊令以此教學者當明明德亦令彼茫然不知從何處明起

黃氏說氣稊所拘有分數物欲所蔽則全遮而昏不知物欲之蔽亦有分數如淫聲淺而美色深者則去耳之欲亦易未全昏也曾見總黨中有一二士大夫果然不貪他已被愛官做一段私欲遮却羞出梓門一段名義卻於利輕微所以財利蔽他不得而其臨財毋苟得一點良心也究竟不曾受蔽此亦分數偏全之不齊也

朱子說定靜安慮得是功效次第不是工夫節目謂之工夫固必不可乃所謂功效者只是做工夫時自喻其所得之效非如中庸形著明動逐位各有事實故又云纔知止自然相因而見總之此五者之效原不逐段歇息見功非今日定而明日靜也自知止到能得徹首徹尾五者次見而不舍言而與學相始終始分而言之格一物亦須有五者之效方格得乃至平天下亦然又格一易格之物今日格之而明日已格亦然戒一念之欺自其念之起至於念之成亦無不然若論其極則自始教格物直至明明德於天下自欲明明德於天下立志之始乃至天下可平亦只於用功處見此五者耳為學者當自知之

知止是知道者明德新民底全體大用必要到此方休節云知止其定則於至善中曲折相因之致委悉了當內不拘小身心意知而喪其用外不侈大天下國家而喪其體十分大全一眼觀定則定理現故曰定體立矣偏曲之學功利之術不足以搖之從此下手做去更無移易矣此即從知止中得故曰纔知止自然相因而見後四者其相因之速亦然就此下手做去時心中更無恐懼疑惑即此而心不妄動是謂之靜妄動者只是無根而動大要識不穩故氣不充非必有外物感之如格一物正當作如是解卻無故若驚若悟而又以為不然此唯定理不見定志不堅也若一定不易去做自然不爾而氣隨志靜專於所事以致其密用矣唯然則身之所處物之來交無不順而無不安靜以待之故也如好善如好好色則善雖有不利害雖不身好而無往不安心於好此隨舉一條目要唯靜者

能之心不內動故物亦不能動之也慮而云處事精詳者所謂事即求止至善之事也所以謂之事者以學者所處之事無有出於明德新民之外也纔一知當止於至善即必求至善而求止至善必條理施為精詳曲至唯內不妄動而於外皆順則條理粲然無復疎脫矣不亂於外故能盡於其中也於內有主於外不疑條理既得唯在決行之而已矣行斯得矣一日具知則慮而得可見於一日之間終身不舍則定靜安相養於終身之久要則定靜安慮相因之際不無相長之功而不假更端之力惟至於得則篤行之事要終而亦初始故或問云各得其所止之地而止之而止之三字亦明非得之為盡境也

朱子於正心之心但云心者身之所主也小註亦未有委悉及之者將使身與意中間一重本領不得分明非曰心者身之所主也其說不當但止在過關上著語而本等分位不顯將使身者以意為心而高者以統性情者言之則正心之功亦因以無實夫曰正其心則正其所不正也有不正者而正始為功統性情之心虛靈不昧何有不正而初不受正抑或以以視以聽以言以動者為心則業發此心而與物相為感通矣是意也誠之所有事而非正之能為功者也蓋以其生之於心者傳之於外旋生旋見不留儀頃即欲正之而施功亦不徹也蓋曰心統性情者自其所含之原而言之也乃性之凝也其形見則身也其密藏則心也是心雖統性而其自為體也則性之所生與五官百骸並生而為之君主常在胸臆之中而有為者則據之以為志故曰知此所正之心則孟子所謂志者近之矣惟夫志則有所感而意發其志固在無所感而意不發其志亦未嘗不在而隱然有一欲為可為之體於不睹不聞之中欲修其身者則心亦欲修之心不欲修其身者非供情欲之用則直無之矣傳所謂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者是已夫唯有其心則所為視所為聽所為言所為動者皆此以為之主惟然則可使正可使不正可使淨奇於正不正之間而聽命於意焉不於此早授之以正則雖善其意而亦如雷龍之火無恆而易為起滅誠欲正其心者乃於以修身而及於家國天下固無本矣夫此心之原固統乎性而為性之所凝乃此心所取正之則而此心既立則一觸即知效用無窮百為千意而不迷其所持故大學之道必於此授之以止既防閑之使不向於邪又輔相之使必於正而無或倚靡無託於無正無不正之交當其發為意而恆為之主則以其正者為誠之則中庸所謂當其

意之未發則不必有不誠之好惡用吾慎焉之人必有可好可惡之現前驗吾從焉而恆存恆持使好善惡惡之理隱然立不可犯之壁壘帥吾氣以待物之方來則乃睹不聞之中而脩齊治平之理皆具足矣此則身中之交心之本體也此則脩誠之際正之實功也故曰心者身之所主主乎視聽言動者也則唯志而已矣

朱子說格物致知只是一事非今日格物明日又致知此是就者兩條自發出大端道理非竟混說知格物為一也正心誠意亦非今日誠意明日又正心乃至乎天下無不皆然非但格致為爾若統論之則自格物至平天下皆止一事如用人理財等若分言之則格物之成功為物格物格而后知至中間有三轉折藉令樂而為一則廉級不青竟云格物則知自至竟刪抹下致字一段工夫矣若云格物以外言致知以內言內外異名而功用則一夫物誠外也吾之格之者而豈外乎功用既一又云致知在格物則豈可云格物在格物致知在致知也今人說誠意先致知咸云知善知惡而後可誠其意則是知者以知善知惡言矣及說格物致知則又云知天下之物便是致知均一致知而隨上下文轉打作兩極其迷謬有如此者至如或問小註所引語錄有謂父子本同一氣只是一人之身分成兩個為物理於此格去則知子之所以孝父之所以慈如此迂誕鄙陋之說必非朱子之言而為門人所假託附會者無疑天下豈有欲為孝子者而癡癡呆呆將我與父所以相親之故去格去致必待曉得當初本一人之身而後知所以當孝乎即此一事求之便知吾心之知有不從格物而得者而非即格物即致知審矣且如知善知惡是知而善惡有在物者如大惡人不可與交觀察他舉動詳細則雖巧於藏奸而無不洞見如砒毒殺人看本草聽人言便知其不可食此固於物格之而知可至也至如吾心一念之非幾但有媿於屋漏則即與蹤為徒又如酒肉黍稷本以養生只自家食量有大小過則傷人此若於物格之終不能知而唯求諸己之自喻則固分明不昧者也是故考者不學而知不慮而能慮者不學養子而後嫁意不因知而不知因物固矣唯夫事親之道有在經為宜在變為權者其或私意自用則且如申生匡章之陷於不孝乃藉格物以推致其理使無纖毫之疑似而後可用其誠此則格致相因而致知在格物者但謂此也天下之物無涯吾之格之也有涯吾之所知者有量而及其致之也不復拘於量顏子聞一知十格一而知十也子貢聞一知二格一而致二也必待格盡天下之物而後盡知萬事之理既必

不可得之數是以補傳云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初不云積其所格而吾之知已無不至也知至者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也則致知者亦以求盡夫吾心之全體大用而宜但於物求之者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規矩者物也可格者也巧者非物也知也不可格者也巧固在規矩之中故曰致知在格物規矩之中無巧則格物致知亦自為二而不可偏廢矣大抵格物之功心官與耳目均用學問為主而思辨輔之所思所辨者皆其所學問之事致知之功則唯在心官思辨為主而學問輔之所學問者乃以決其思辨之疑致知在格物以耳目資心之用而使用有所循也非耳目全操心之權而心可廢也朱門諸子唯不知此反貽鵝湖之美乃有數字句彙同異以為學如朱氏公遷者嗚呼以此為致知恐古人小學之所不暇而况大學乎物軒能

傳第一章

章句云天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須活看一即字如性即理也倘刪去即字而云性理也則固不可即者言即者個物事非有異也當有生之初天以是命之為性有生以後時時處處天命赫然以臨於人亦只是此蓋天無心成化只是任他去施其命令總不知道人之初生而壯而老而死只妙合處遇可受者便成其化在天既無或命或不命之時則在人固非初生受命而後無所受也孟子言順受其正原在生後彼雖為禍福之命而既已云正則是理矣理則亦明命矣若以為初生所受之命則必凝滯久留而為一物朱子曰不成有一物可見其形象又曰無時而不發現於日用之間其非但為初生所受明矣吳季子專屬之有生之初乃不達朱子之微言使然則湯常以心自注想初生時所得其與參本來向日者相去幾何耶愚於周易尚書傳義中說生初有天命向後日日皆有天命之謂性則亦日日成之為性其說似與先儒不合今讀朱子無時而不發現於日用之間一語幸先得我心之井然

傳第二章

君德可言新於民不可言明明德於天下固如朱子所云規模須如此亦自我之推致而言非實以其明明德者施於民也新則曰作新則實以日新之道鼓舞之矣明是復性須在心念知上做工夫若民則勿論誠正即格物亦斷非其所能新只是修身止除卻身上一段染汚即日新矣故章句釋盤銘亦曰舊染之汚但在湯所謂染汚者細民之所染汚者雖且此亦湯為銘自警之詞固無妨非有染汚而以染汚為戒

傳第三章

敬字有二義有所施敬而敬之敬是工夫若但言敬而無所施乃是直指心德之體故先儒言主敬言持敬工夫在主持二字上敬為德體而非言畏言慎之比章句云無不敬猶言無不仁無不義現成下一敬字又現成統下一止字故又曰安所止皆贊其已成之德工夫只在緝熙上緝熙者即章句所謂常自在之傳所謂日日新又日日新也錄其天理恆明昏汚淨盡則實理存於心而莊敬日彊其莊敬日彊而欲無不淨理無不明則德造其極而無所遷退此緝熙敬止相因之序也敬但在心體上說止則在事上見仁敬孝慈信皆安所止之事也緝熙者明新之功敬止者明新之效熙而緝則不已於明新而必止於至善也無不敬而止之安則明新不已而既止於至善矣嘗釋在止於至善意喚緊在緝熙二字諸家拈敬止作主者非是朱子謂恂慤威儀為成就後氣象拈出極精其又云嚴敬存乎中光輝著乎外存字但從中外上與著字為對非若存心存誠之存為用力存之也既云存乎中又云氣象此亦大不易見唯日近大人君子而用意觀之則存乎中者自有其氣象可望而知耳所以知恂慤之為氣象而非云存恂慤於中者以學脩之中原有嚴密學脩武毅備之功不待更味瑟備且詩云瑟兮僖兮分分之為義因為語助而皆就旁觀者可見可聞寓目警心上說如挑兮達兮兮兮兮兮發兮揭兮之類皆是其藏於密而致存養之功者不得以吟咏歎之此恂慤字與上敬字略同皆以言乎已成之德但彼言敬看文王處較深遠闊大在仁敬孝慈信之無貳無懈上說此以瑟兮僖兮詠恂慤專於氣象上相喻耳恂慤一字與威儀一例雖俱為氣象之善者而所包亦廣恂慤而不能瑟兮僖兮者有之矣唯此君子之恂慤為瑟兮僖兮所以為存中氣象之至善詩學脩放此亦道此

切如磋如琢如磨極其至也止此一氣象其嚴密武毅者則屬恂恂其言著威大者則屬威儀章句兩貌字是合併寫出一人不容有二貌也但其言著威大者在衣冠舉動上見如也之類嚴密武毅則就神情氣魄上見徒有其威儀而神情嚴氣魄或疎或弛則以知其非根心所生之色故以存乎中言之然亦有神情氣魄不失有道者之色而舉動周旋或脫略而不一中於禮則其感人者不著不感故又須威儀之宣著威大有以傳之方是至善

補傳凡大全所輯無不疑義者則不復著說故第四章傳關中庸論語孟子如此類者尤多
小註謂已知之理承小學說來此乃看得朱子胸中原委節次不妄處乃既以小學所習為已知之理則亦洒掃應對進退之當然禮樂射御書數之所以然者是也以此求之傳文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八字未免有疵只此洒掃應對進退禮樂射御書數約略旁通已括盡脩齊治平之事自此以外天下之物固莫不有理而非學者之所必格若遇一物而必窮之則或如張華殿成式之以成其紀誦詞章之俗儒或且就翠竹黃花燈籠露柱索覓神通為寂滅無實之異端矣

傳第六章

先儒分致知格物屬知誠意以下屬行是通將大學分作兩節大分致知且如此說若逐項下手工夫則致知格物亦有行誠意以下至平天下亦無不有知格致有行者如人學聖者相似但終日打譜亦不能盡達殺活之機必亦與人對奕而後譜中譜外之理皆有以悉喻其故且方其進著心力去打譜已早屬力行矣蓋天下之事固因豫立而亦無先知完子方纔去行之理使爾無論事到身上緣你從容去致知不得便儘有暇日揣摩得十餘年及至用時不相應者多矣如為子而必誠於孝觸目警心自有許多痛癢相關處隨在宣如細察亦硬靠著平日知道的定省溫清樣子做不得是故致知之功非抹下行之功於不試而姑儲其知以為誠正之用是知中亦有行也知此則誠意以下亦有知之之功亦可知矣如意纔起處其為善為惡之分更有顯然易別者夙昔所致之知可見其效而無待於更審矣其疑善疑惡因事幾以決亦有非夙昔之可豫知者則方慎之際其如警省而為分別也亦必用知即以好好色惡惡真言之起念好惡時惺然不昧豈不屬知好而求得惡而求去方始屬行世豈有在心意上做

二夫而死守舊聞一直做去便不忖度之理使然非果敢而窒者則亦硬硬之小人而已大要致知上總然分明亦只是大端顯現所幾審理終其身而無可輟也倘云如白日麗天更無勞其再用照燭此聖神功化極致之所未逮而況於學者而方格致之始固事在求知亦終不似俗儒之記誦講解以為格物異端之高壁觀心以為致知乃判然置行於他日不姑少待之也知此則第六章傳章句所云已所獨知第八章傳文所云知惡知美之類皆行中之知無待紛紜爭誠意之功在致知前致知後矣經言先後不言前後後者昨今之謂也先後者緩急之謂也
或問云無不好者拒之於內無不惡者挽之於中夫好惡而必聽命於中之所為主者則亦必有固好者挽之於內固惡者拒之於中矣傳文原非以毋自欺為誠其意硬地作註脚乃就意不誠者轉念之弊而反形之自欺是不誠若無不誠亦須有誠要此誠意之功則是將所知之理遇著意發時撞將去教他喫個滿懷及將吾固正之心喫緊通透到吾所將應底事物上符合穿徹教吾意便從者上而發將出來似竹筭般始終是者個則樣如此樣滿條達一直誠將去更不教他中間招致自欺便謂之毋自欺也傳者只為誠其意上更無可下之語只誠誠故通指說個毋自欺章句云毋者禁止之辭如今郡縣禁止詞訟只是不受非擊著來訟者以刑罰治之也不然虛內事外只管把者意揀擇分派此為非自欺而聽其發此為自欺而遏絕之勿論意發於倉卒勢不及禁而中心交戰意為之亂抑不能滋長善萌況乎內無取正之則篤實之理為克敵制勝之具豈非張空卷而入白及乎經傳皆云誠其意不云擇其意嚴其意後人蓋未之思耳但當未有其將來之善幾幾幾不可預為擬制而務於從容涵養不可急迫迫地逼教好意出來及其意已發而可知之後不可強為補飾以涉於小人之擠著故待已所及知抑僅已所獨知之時而加之慎實則以誠灌注乎意徹表徹裏徹始徹終強固精明非但於獨知而防之也慎字不可作防字解乃縝密詳謹之意惡惡真好好色豈有所防哉無不好無不惡即是慎蓋此誠字雖是用功字原不與偽字對偽者欺人者也乃與不誠為對如中庸言不誠無物之不誠不誠者自欺者也不誠則自欺自欺則自欺自欺則不誠不誠所以大賢說得去行得去便休詩云何有亡匪勉求之只為是個貧家所以扯拽教過若誠其意者須是金粟充滿而用之如流水一無吝嗇則更不使有支撐之意耳此則慎獨為誠意扣緊之功而非誠意之全恃乎此及

人所共知之後遂無所用其力也雖至人所共知尚有未得其意而未有只意為不得誠沒奈何只索自欺平常不肯開者自欺一條活路則發意時所以力致其誠者當如何敦篤也故誠意者必不自欺而預禁自欺者亦誠意之法

互相為成也
惡惡真好好色是誠之本體誠其意而毋自欺以至其用意如惡惡真好好色乃是工夫至到本體透露將此以驗

吾之意果誠與否則可若立意要如此而徑以如惡惡真好好色則直是無下手處好好色惡惡真者已然則不

可按過未然則無假安排是以得謂之誠其不爾者如閻宦之不好色歎室人之不惡真豈有所得用其力哉

章句之說與或問異看來或問於傳文理勢較順傳云此之謂自謙明是指點出誠好誠惡時心體非用功語章句

中務字求字於語勢既不符合不如或問中既如此矣則庶乎七字之當或問雖有而須臾之頃纖芥之微念念相

承無少間斷一段自以補傳意之所必有非於此始著力如章句務決去求必得之喫緊下工夫也其云內外昭融

表裏澄澈正是自謙時意象而心正身脩直自謙者之所得耳如此則故君子一故字亦傳述有因不爾亦鵲突不

分明矣此文勢順不順之分也若以理言章句云使其惡惡則如惡惡真好好色則如好好色所謂使者制之於此而

德自聽令乎抑處置有權而俾從吾令乎若制之於此而彼自聽令是亦明夫非決去求得之為功矣如處置有權

而務決去之求必得之竊恐意之方發更不容人逗留而施其挾持也且求善去惡之功自在既好既惡之餘脩身

之事而非誠意之事但云好好色惡惡真則人固未有務惡惡真求好好色之理意本不然而強其然亦安得謂之

誠耶子夏入見聖道之時非不求必得也而唯其起念之際非有根心不已之誠意根心則出見紛華而意務緣此

言之求必得者固不能如好好色矣章句為初學者隔滯已深尋不著誠意線路開此一法門且教他有入處若大

學徹首徹尾一段大學問則以此為助長無益之功特以毋自欺三字示以警省反觀之法非扣緊者好惡之末流

以力用其誠也唯誠其意而毋自欺則其意之好善惡惡也如惡惡真好好色無乎不誠而乃可謂之自謙故君

子必慎其獨以致其誠之功焉本文自如此說固文順而理安也自謙云者意誠也非誠其意也故或問以內外

昭融一段接遞到心正身脩上與經文意誠而后心正二句合轍而非以釋經文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之旨此之

能乎
不察故難免於惑亂矣小註中有要自謙之語須活看若果自謙慎慎慎慎毋自欺須誠其意不然雖欲自謙其將

自欺自謙一自字章句或問未與分明拈出或問云苟為自欺而意之所發有不誠大將在意上一層說亦微有分

別此自字元不與人相對其立一欺人以相對者全不惺惺之俗儒也其謬固不待言且自欺既爾其於自謙也亦

可立一謙人之名以相形乎不爾則必以意為自謙未見有顯指意為自者然夫人胸中若有所解而憚出諸口則

亦曰意而已矣苟以意為自則欺不欺慊不慊既一意矣毋自欺而自謙又別立一意以治之是其為兩意也明甚

若云以後意治前意終是亡羊補牢之下策過後知悔特良心之發見而可云誠意而意誠哉況其所發之意而善

也則已早無所取矣如其所發而不善也此豈可使之謙焉快足者乎今以一言斷之曰意無恆體無恆體者不可

而可免於妄矣故亟為顯之如此以補先儒之未及

小人之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固不可謂心之能正而亦心之暫欲正者也特其意之一於惡則雖欲使其暫欲正之心得附於正而終不能以此推之則君子之欲正其心者意有不誠雖欲恃其素正而無不正其終不能亦審矣故君子欲正其心必慎其獨聞居獨也無所不至不慎之下流也如見其肺肝者終無有諒其忸怩愧之心而心為意累同入於惡而不可解也今以揜著為自欺欺人迹則似矣假令無所不至之小人並此揜著之心而無之是所謂笑罵繇他笑罵好官任我為之者表裏皆惡公無忌憚而又豈可哉蓋語君子自盡之學則文過為過之大而論小人為惡之害則猶知有君子而揜著其惡較輕也總以此一段傳文特明心之權操於意而終不與上自欺自謙相對况乎欺之為義謂因其弱而陵奪之非揜著和哄之謂也和哄言欺人孤兒寡婦厭然揜著正小人之不欺欺君子處藉不揜不著則其欺陵君子不更甚乎小人既非欺人而其志於為惡者求快求足則尤非自欺則朱子自欺欺人之說其亦疎矣

三山陳氏謂心為內體為外絲心廣故體胖審爾則但當正心無問意矣新安以心廣體胖為誠意者之形外其說自正若不細心靜察則心之為內也固然乃心內身外將位置意何於地夫心內身外則意固居內外之交是充錄內達外之說當絲心正而意誠意誠而身脩與經文之序異矣今既不爾則心廣亦形外之驗也心廣既為形外之驗則於此言心為內者其粗疎不審甚矣蓋中外原無定名固不可執一而論自一事之發而言則心未發意將發心靜為內意動為外又以意之肖其心者而言則因心發意心先意後先者為體於中後者發用於外固也然意不盡緣心而起則意固自為體而以感通為因故心自有心之用意自有意之體人所不及知而已所獨知者意也心則已所不睹不聞而恆存矣乃己之暗聞雖所不及而心亦在乃既有其心皆素志也則天下皆得而見之是與夫意之為人所不及知者較顯也故以此言之則意隱而心著故可云外體胖之效固未必不因心廣而充因于意之已誠若心廣之形焉而見效者則不但體胖也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其居心之遠大而無拘累天下後世皆具知之豈必驗之於體之胖哉小人之為不善而人見其肺肝亦心之形見者也不可作意說故形於外者

兼身心而言也

十目所視一段唯雲峰胡氏引中庸章句字隱一節以證此極為脗合章句謂此承上文所言乃上文而引小人之為不善特假以徵誠中形外之旨而業已以故君子慎其獨也一句結正之則不復更有餘意慎獨之學為誠意者而發亦何暇取小人而諄諄戒之耶且小人之揜著特其見君子則然耳若其無所不至初不畏天下之手目也况為不善而無所不至矣使其能逃天下之手目亦復何補何益云者言揜著之心雖近於知恥而終不足以蓋其意豈以幸人之不知為有益哉既非幸人之不知為有益則手目之指視不足為小人戒也且云無所不至則非但有其意而繁有其事矣正萬手萬目之共指共視而何但於十籍云聞居者獨也固人所不及知也則夫君子之慎獨也以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故其幾尚託於靜而自喻最明若業已為十目十手之所指視則人皆知之矣而何名為獨凡此皆足以徵章句之疎矣中庸云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謂君子之自知也此言十目十手亦言誠意者之自知其意如一物於此十目視之而無所遁十手指之而無所匿其為理為欲顯見在中纖毫不昧正可以施慎之功故曰其嚴乎謂其尚於此而謹嚴之乎能致其嚴則心可正而身可脩矣其義備中庸說中可參觀之

傳第七章

程子謂愈憶愈懼好樂憂患非是要無此數者只是不以此動其心乃探本立論以顯實學非若後人之逐句求義而不知通不動其心元不在不動上做工夫孟子曰不動心有道若無道如何得不動其道固因子意誠而賴下處自有本等當盡之功故程子又云未到不動處須是執持其志不動者心正也執持其志者正其心也大全所輯此章諸說唯執持其志四字分曉朱子所稱敬以直內尚未與此工夫相應遂句求義者見傳云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必疑謂無所忿懣而後得其正如此戲論朱子亦既破之矣以其顯為悖謬也而又曰湛然虛明心如太虛如鏡先未有象方始照見事物則其所破者用上無而其所主者體上無也體用元不可分作兩截安見體上無者之賢於用上無耶况乎其所謂如一個鏡先未有象虛明之心固如此矣即忿懣等之不得其正者豈無事無物時常懷著忿懣樂患之心天下乃無此人假令有無可忿當前而心恆懷惱則亦病而已矣是則不得其正者亦先有所

忿憤而因所感以忿憤耳若其正者則樂多良友未得其人而展轉願見憂宗國之淪亡覆敗無形而耿耿不寐亦何妨於正哉又其大不可者如云未來不期已過不留正應事時不為繫縛此或門人增益朱子之言而非定論不然則何朱子顯用佛氏之邪說而不恤耶佛氏有生斷兩頭中間不立之說正是此理彼蓋謂大圓智鏡本無一物而心空及第乃以隨緣赴感無不周爾迨其末流不至於無父無君而不止大學之正其心以脩齊治平者豈其然哉既欲其虛矣又欲其不期不留而不繫矣則其於心也但還其如如不動者而止而又何事於正故釋氏之談心但云明心了心安心死心而不言正何也以苟欲正之則已有期有留繫實而不虛也今有物於此其位有定向其體可執持或置之不正而後從而正之若實空空之太虛手挪不動氣吹不移則從何而施其正且東西南北無非太虛之位而又何所正耶用如太虛之說以釋明明德則其所爭尚隱而難見以此言明則猶近老氏虛生白之旨以此言正心則天地懸隔一思而即知之矣故程子直以孟子持志而不動心為正心顯其實功用昭千古不傳之絕學其功偉矣孟子之論養氣曰配義與道養氣以不動心而曰配義與道則心為道義之心可知以道義為心者孟子之志也持其志者持此也夫然而後即有忿憤恐懼好樂憂患而無不得其正何也心在故也而耳目口體可得言脩矣此數句正從傳者於此章只明半截活文寫出一心不正身不脩之象第一節心以見身心之一貫故章首云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章末云此謂脩身在正心但為兩在字顯現除理以見欲脩其身者不可竟於身上安排而大學正心之條目非故為迂元之教若正心工夫則初未之及誠意脩身等傳俱未固不以無所忿憤云云者為正之功而亦不以致察於四者之生使不以累虛明之本體為正也夫不察則不正固然矣乃慮其不正而察之者何物也哉必其如鑑如衡而後能察誠意是則所以能如鑑如衡者亦必有其道矣故曰不動心有道也蓋朱子所說乃心得正後更加保護之功此自是誠意而非欲脩其身者為吾身之言行動立主宰之學故一則曰聖人之心瑩然虛明一則曰至虛至靜鑑空衡平終於不正之緣與得正之故全無指證則似朱子於此心字尚未的尋落處不如程子全無忌諱直下志字之為了當此心字在明德中與身意知各只分得一分不可作全體說須更有身其引伸傳文亦似誤認此章實論正心工夫而於文義有所不詳蓋刻求工夫而不問條理則將並工夫

而或差矣今看此書須高著眼籠著一章作一句讀元是一句首尾然後知正心工夫之在言外而不牽文害義以虛明無物為正則程子之說雖不釋本文而大義已自無遺傳蓋曰所謂脩身在正其身者以凡不能正其心者一有所忿憤恐懼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矣動則心之不正者遂現唯其心不在也持之不定則心不在焉而不見不聞不知味則雖欲脩其身而身不聽此經所謂脩身在正其心也釋本不得其正心不正也非不正其心不見不聞不知味身不受脩也非身不脩也心不在者孟子所謂放其心也放其心者豈放其虛明之心乎放其仁義之心也蓋既是虛虛明明地則全不可收更於何放止防窒塞無患開張故其不可有者留也期也繫也留則過亦在期則未來亦在繫則現前亦在統無所在而後心得其虛明佛亦何以又云心不在焉而其弊如彼乎朱子亦已明知其不然故又以操則存求放心從大體為徵夫操者操其存乎仁者仁義之心也求者求夫仁人心義人路也從者先立夫天之所與我者也正其心於仁義而持之恆在豈但如一鏡之明哉惜乎其不能暢言之於章句而啟後學之紛紜也

切須知以何者為心不可將他處看抑且須知忿憤恐懼好樂憂患之屬心與否以無忿憤等為心之本體是心如太虛之說也不可施正而亦無待正矣又將以忿憤等為心之用則體無而用有既不相應知鏡既空則但且人之釋心意之分必曰心靜而意動今使有忿憤等以為用則心亦乘於動矣只此處從來不得分明不知大學工夫次第固云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誠認此作先後則又不得且如身不脩固能令家不齊乃不能齊其家而過用其好惡則亦身之不脩也况心之與意動之與靜相為體用而無分於主輔故曰動靜無端故欲正其心者必誠其意而心苟不正則其害亦必達於意而無所施其誠凡忿憤恐懼好樂憂患皆意也不能正其心意一發而即向於邪以成乎身之不脩此意既隨心不正則不復問其欺不欺二不嫌矣若使快足入邪愈深故愚謂意居身心之交八條目自天下至心是步步向外說而中庸末章先動察而後靜存與大學之序並行不悖則以心之與意互相為因互相為用互相為功互相為效可云絲誠而正而脩不可云自意而心而身也心之為功過於身者必以意為之傳送

朱子說鑑空衡平之體鬼神不得窺其際此語大有病在南陽忠國師勸胡僧公案與列子所紀壺子事正是此意

凡人心無事不思善不思惡則鬼神真無窺處世有積善子戲術握善子者自不知數則彼亦不知亦是此理此只是謔所云陰陽怕懂將作何用豈可謂之心正心正者直是質諸鬼神而無疑若其光明洞達匹夫匹婦亦可盡見其心豈但窺其際而已哉
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德般時心恰虛虛地鬼神亦不能窺其際唯無以正之故也不然豈杜子美於鳥未到眼時預期一鳥而看之鳥已飛去後尚留一鳥於胸中鳥正當前時並將心繫著一鳥乎唯其無留無期無繫適然一鳥過目而心即趨之故不覺應人之錯也正心者過去不忘未來必豫當前無絲毫放過則雖有忿懣恐懼好樂憂患而有主者固不亂也

傳第八章

或問之論教情足破羣疑但朱子大緊說待物之理而此傳之旨乃以發脩身齊家相因之理則在家言家而所謂泛泛然之塗人與夫求見之孺悲留行之齊客固非其類又親愛以下五者亦比類而相反教情者畏敬之反賤惡者親愛哀矜之反各有其反則親愛哀矜者其在所敬情也有矣教者九教自尊而卑之也情者適意自便而簡之也教必相與為禮時始見如扶杖而受卑幼之拜是已情則閒居治事未與為禮時乃然雖過吾前不為改容也此則一家之中繁有其人亦繁有其時外之家臣僕隸吠犬而後內則子孫羣從日侍吾前者皆是也然使其詳則自處過亢而情不下接有所使令亦憚其尊嚴而不敢自白則好不知惡惡不知美自此積矣是身之不脩家緣不齊之一端也凡釋字義須補先儒之所未備逐一清出不可將次帶過一部十三經初無一字因彼字帶出混下者如此章親愛等十字其類則五而要為十義親者相洽相近之謂愛則有護惜而願得之意得則慈惜未得則願道來不可云親兄以對弟則慈者畏其威嚴者敬其儀畏存乎人敬盡乎已弟兄難敬哀則因其有所喪而悼之於君之言有護念而願見之意則哀病不賤以待庸陋惡以待頑惡近取之家自不乏此十種教情前或以人別或以事別其類則有五其實凡十也
好知惡惡知美知子之惡知苗之頑要未可謂身脩未可謂家齊亦不可以務知之時為脩其身齊其家之功脩身

在於去僻無所辟而後身脩若齊家之功則教者善教惡非但知而必教之也唯身之有僻故隨其僻以為如惡一故字而教之失宜如其無僻則於身取則而自有以洞知人之美惡知其如此者之為不孝不弟不慈則嚴戒之得矣知其如此者之為能孝能弟能慈則獎掖之得矣故章句著所以二字所以云者於以之立教之本而利用之也到知美知惡大要著力不得假令好而欲知其惡惡而欲知其美其起念已矯揉不誠強制其情而扶術以為譏察乃欲如吳季子所云鏡明衡平者亦萬不可得之數故傳意但於辟不辟上致克治之功此以外制內之道親愛等見於事故屬自與正心殊科蓋所謂脩身者則脩之於言行動而已錄言行動而內之則心意知為功乃所外求之物理而內失已也纔有所辟言必過言行必過行動必過動抑言有過言行有過行動有過動而後為用情之辟辟者偏也非邪也邪生心而偏在事非施之言行動而何以云辟哉故脩身者脩其言行動之辟也欲得不辟須有一天成之矩為之範圍為之防閑則禮是已故曰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齊明是助脩非禮禮以簡束其身矯偏而使一於正則以此準己之得失者即以此而定人之美惡不待於好求惡於惡求美而美惡然無或蔽之矣此脩身所以為齊家之本舍是則雖欲平情以齊其家不可得也親愛賤惡敬哀於教情而云其所乃以謂身之所施而非言情之所發或問今有人焉一段亦甚深切著明矣惜乎門人之不察求之於情而不求之於事徒區區於愛最易偏辨平情之次第入荆棘而求踐徑勞而無益久矣
有所當言因親愛而驢因畏敬而隱因賤惡而厲因於哀而柔因教情而簡有所當行因親愛而莊因畏敬而慈因賤惡而矯因哀矜而沮因教情而吝於其動也因親愛而燥因畏敬而餒因賤惡而暴因哀矜而靡因教情而驕皆身之不脩也君子所貴乎道者鄙倍暴慢淫暱之不作雖因親疎貴賤賢不肖而異施亦何辟之有哉如是方是脩

身若但云平情如衡則苟所當致其親愛者雖極用其親之愛之心如舜之於父母亦未為僻敬畏等豈酌彼損此漫無差等抑所有餘以就不足之得為齊哉雖然故身不脩而欲齊其家必不可也

傳第九章

章句立教之本云云亦但從性 會通處發明家國之一理以見教家之即以教國耳識 推廣乃生子從言外衍說非傳意所有緣恐人將孝弟 說得太容易以為不待學而自能竟同處子之不學養子一例故補此一說見教家教國理則一而分自殊事之已殊有不待推而不可者其云立教之本即指上孝弟慈金仁山之說為近所云本孝以家國對勘教家者教國之本孝弟慈者事君事長使眾之本也唯其不假強為則同命於天同率於性天理流行性命各正非僅可通於家而不可行於國也唯養子不待學則使眾亦不待別有所學而自無不可推矣故立教之本有端可識而推廣無難也章句恰緊在一耳字而朱子有言此且未說到推上直爾分明玉溪無端添出明德仁山以心誠求之為推皆是胡亂忖度心誠求之元是公共說的保赤子亦如此保民亦如此且此但言教而不言學一家之教止教以孝於親弟於長慈於幼何嘗教之以推所謂推者乃推教家以教國也非君子推其慈於家者以使國為眾也所引書詞斷章立義但据一如字明二者之相如而教有通理但其推廣而不待出家以別立一教認章句之旨不明乃謂君子推其慈家之恩以慈國其於經傳齊治二字何與而傳文前後六教字亦付之不問小儒見板驚鬼其昏亂有如此者亦可歎也已

經以孝弟慈為明明德者黃氏之邪說也朱門支裔背其先師之訓淫於鴉湖者莫此為甚其始亦但養枝分段如今俗所謂章旨者而其悖遂至於是王陽明疑有子支離只欲將仁與孝弟並作一個若論孝弟慈之出於天性亦何莫非明德盡孝盡弟盡慈亦何不可云明明德而實則不然如廿一史所載孝友獨行傳中人物乃至王祥李密一流不可云他孝弟有虧欠在而其背君趨利詭便可許之為克明其德至如所云天明德祭則又不可以此章所言孝者例之此但据教家教國而言則有七八分帶得過而君子之教已成故曰敬敷五教在寬且不敢遽責其為王祥李密等况其進焉者乎明明德之事經文所云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缺一不成章句已分明言之倘必待格致誠正之已盡而後可云孝子弟弟慈長則即今堯舜為之長取一家之人戒休董威之且沒世而不能如但以保赤子之慈而即可許之明明德則凡今之婦媪十九而明其明德矣於德言明於民言新經文固自有差等陸王亂禪只在此處而屈孟子不學不慮之說以附會已見其實則佛氏的的嘔嘔之大慈大悲而已聖賢之道理一分殊斷不以乳媪推乾就溼哺乳嚼粒之恩為天地之大德故朱子預防其弊而言識言推顯出家國殊等來家國且有分別而况於君德之與民俗直是萬仞壁立分疆畫界比而同之亂天下之道也

程子所云慈愛之心出於至誠乃以引伸養子不待學之意初不困傳文誠求誠字而設凡母之於子性自天者皆本無不誠非以誠字為工夫語吳季子無端蔓及誠意此如拈字酒令搭者即與安上更不顧理學者最忌以此種戲心戲論窺聖賢之旨如母之於赤子豈嘗戒取求謙慎其獨知而後知保哉誠之為說中庸詳矣程子所云出於至誠者誠者天之道也天以是誠其意者誠之者人之道也而曰執天道不遺於夫婦人道則唯君子為能盡之若傳文心誠求之之誠則不過與苟字義通言心言求則不待言誠而其真實不妄自顯矣經傳之旨有大義有微言亦有相助成文之語字字求義而不顧其安解有不悖者况此但据立教而言以明家國之一理家之人固不能與於誠意之學矧國之人萬有不齊不因其固有之良導之以易從之功而率之與講靜存動察之學不亦慎乎若云君子之自誠其意者當以母之保子為法則既非傳者之本意而率入大學之君子相與的的嘔嘔以求誠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此之謂夫故戲論之害理劇於邪說以其似是而非也

機者發動之絲只是動於此而至於彼意要非論其速不速也國之作亂作亂日是分爭草竊非但不仁不讓而已也非一人之甫為貪戾而即然且如無道如隋煬帝亦延得許久方亂漢桓帝之後無靈帝黃巾之禍亦不如是之酷且傳文此論極有意在如弩機一發近者亦至之有準遠者亦至之有準一條慕直去終無迂曲走移一人貪戾則近而受之者家遠而受之者國其必至而不差一也矢之中物必有從來仁讓作亂之成於民亦必有從來如云禮達分定則民易使實是上之人為達之而為定之豈但氣機相感之浮說乎一家之仁讓非自仁自讓也能齊其家者教之也教成於家而推以教國者即此仁讓而國無不興焉蓋實恃吾教仁教讓者以為之機也若但以氣機感通言之則氣無吟

域無頓舍直可云身脩而天下平矣大學一部恰緊在此序上不許人作無翼而飛見解吳季子瞬息不留之淫詞
為害不小既瞬息不留則一念初起偏十方界所有眾生成佛已竟何事言脩言齊言治言平之不已哉
韋齊云有諸己不必求諸人無諸己不必非諸人斷章取義以明君子自治之功則然子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要
為脩德者言之爾蓋明德之功而未及於新民也經云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既欲治其國矣而可不必求不必非
乎但有諸己者與求諸人者無諸己者與非諸人者亦自有淺深之不同如舜之事父母必至於烝烝又格格而
後自謂可以為人子其求於天下之孝者亦不過服勞奉養之不匱而已細為分之則非但身之與國不可以一律
相求即身之於家亦於國亦有厚薄之差曾子固不以己之孝青曾元而天子使吏治象之國亦不繫施夫異姓
不韙之諸侯也故曰理一而分殊然原其分殊而理未嘗不一要以帥人而後望人之從其道同也故在家無怨者
在邦亦無怨也

傳第十章

第十章傳且俱說治國故云有國者不可以不慎云得眾則得國云此謂國不以利為利絜矩之道忠信之德外末
內本以財發身見賢先舉遠退不善凡此皆治國之大經而可通之於天下者也若平天下之事則自有命德討罪
制禮作樂之大政要亦可以此通之而其必待推者傳所未及且所謂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而非入學者所預習也
先儒未能推傳意之所未及而以體政文言天下平不言平天下之旨竟於此傳言天下則似治國之外別無平天
下之道既不順夫理一分殊之義而抑不察夫古之天下為封建故國必先治今之天下為郡縣故不須殊直隸於
司道固難以今之天下統為一國者為古之天下釋孟子論世之說真讀書者第一入門法惜乎朱子之略此也自
秦以後有治而無平則雖有王者起亦竟省下一重事業唯其然是以天下終不易乎即以聖神之功化泄之亦自
難使長鞭之及馬腹今以說古者大學之道那得不還他層次以知三代有道之長其規模如彼哉
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須於教孝教弟教慈之外別有一教之道在章句云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云云是以君
子必當因其所向惟以度物明分兩折而所謂絜矩者自與藏身之恕不同所云毋以使下毋以事上云者與勿施
於人文似而義實殊也唯東陽許氏深達此理故云天下之大無兆居之眾須有規矩制度使各守其分是以已
之心度之心品量位置以為之限則明乎君子以絜矩之道治民而非自絜矩以施之民也朱子交代官東西鄰
之說及周陽繇王肅之事皆且就絜矩上體認學問姑取一人之身以顯絜矩之義而非以論絜矩之道齊家之教
要於老老長長恤孤而可推此以教國矣乃國之於家人地既殊理勢自別則情不相侔道須別建雖其心理之何
固可類通而終不能如家人之可以盡知其美惡以因勢而利導之乃君子因其理之一而求之於大公之矩既有
以得其致遠而無差者則不患夫分之懸殊而困於美惡之不知使教有所不行也一國之人為臣為民其分之相
臨情之相比事之相與則上下左右前後盡之矣為立之道焉取此六者情之所必至理之所應得者以矩絜之使
之均齊方正厚薄必出於一輕重各如其等則人得以消其怨尤以成孝弟慈之化而國乃治矣其授之以可以盡
孝弟慈之具則諸子所謂仰足事俯足育者固其一端而為之品即位置使人皆可共率繇夫君子之教者則必東
陽所謂規矩制度者而後為治道之全也唯然則一國之人雖眾即不孤特其教家者以教國而實則因情變
通以成典禮則固與家齊之教相為通理而推廣固以其端矣矩之既絜則君子使一國之人並行於恕之中而上
下前左右無不以恕相接者非但君子之以恕待物而國即治也若傳所謂內德外財則是爭鬪其民而施之以
劫奪之教愛賢惡不肖為嚴放流之法而不使媚疾者得以病有技彥聖之人要皆品節斯民限以一程之法使相
胥而共歸於矩之中者也齊家特教而不特法故立教之本不假外求治國推教而必有恆政故既以孝弟慈為教
本而尤必通其意於法制以旁行於理財用人之中而納民於清明公正之道故教與養有兼成而政與教無殊理
則大學之道所以新其民者實有以範圍之於寡過之地不徒恃氣機之感也此則以治其國而推之天下亦無不
可矣

周陽繇王肅所以能爾者自是亂世事此固不足道如叔孫通所草漢儀蕭何所制漢法何嘗從大公之矩絜乎整
齊固原留一滲漏教郡守教尉可以互相陵傲而繇則以武帝為之君又施劫奪之教而好人所惡如何不教成他
胡亂若伯繇只一方命圯族於惡於下者事上妨惡於上者使下欺便逆諸四夷則虞廷上下交好於仁讓之中如

繇肅者豈得以肆其志哉故治國之道須畫一以立絜矩之道既不可全恃感發興起以致扞格於不受感之人而或問謂絜矩必自窮理正心來一皆本自新者以新民則傲根苟不如伯繇者亦可教而不待刑也周陽繇便教不民之所好民之所惡矩之所自出也有絜矩之道則己好民之好惡民之惡矣乃所惡於上毋以使下則為上者必有不和利其私者矣所惡於下毋以事上則為下者必有不遂其欲者矣君子只於天理人情上絜著個均平方正之矩使一國率而繇之則好民之所好民即有不好者要非其所不可好也惡民之所惡民即有不惡者要非其所不當惡也如坊賢病國之人又豈無朋黨私暱幸其得位而恐其見逐者乃至爭民施奪之政亦豈盡人而皆惡之若王介甫散青苗錢當其始散或踴躍而願得之迨其既散或亦因之而獲利未嘗一出於抑配故民之好惡真偽參差利於甲者病於乙如何能用其好惡而如父母唯恃此絜矩之道以整齊其好惡而平施之則天下之理得而君子之心亦無不安矣所為父母者鳴鳩七子之義均平專壹而不偏不吝也不然則七子待哺豈不願已之多得而哺在此且怨在彼矣曰民者公辭也合上下前後左右而皆無惡者也故或問曰物格知至有以通天下之志意誠心正有以勝一己之私又曰人之為心必當窮理以正之使其所以愛己治人者皆出於正然後可以即是而推之人心不能然故蓋物格知至則所好所惡者曲盡其變不致恃其私意而失之於偏意誠心正則所好所惡者一準於道不致推私欲以利物而導民於淫故傳於好人所惡惡人所好者斥其拂人之性而不言拂人之情也自然天理應得之處性命各正者無不可使遂仰事俯育之情君子之道斯以與天地同流知明處當而人情皆協者也此之為道在齊家已然而以推之天下亦無不宜特以在家則情近易達而治好惡也以知在國則情殊難一而齊好惡也以矩故家政在教而別無政國教在政而政皆教斯理一分殊之準也

先慎乎德德即所謂明德章句或問凡兩言之而愚竊疑其為非朱子之釋明德曰人之所得於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若夫慎之云者臨其所事揀夫不善而執夫善之謂也故書曰慎厥身則小體大體之異從而善惡分也論語曰子之所慎齊戰疾臨夫存亡得失之交保其存與得而遠夫失與亡也禮記凡三言慎獨則意之先幾善惡之未審者也乃若虛靈不昧之本體存乎在我有善而無惡有得而無失抑何待揀其不善者以孤保其善哉此以知明德之可言明而不可言慎也或朱子之意以明其明德者謂之明德則當其未明不可言明及其已明亦無待慎而豈其云君子先慎其德哉且明德之功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是已傳獨於誠意言慎者以意緣事有以一事則亦以心臨意也若夫心固不可言慎矣是以意省察而心唯存養省察故不可不慎而存養則無待於慎以心之未緣物而之於惡也至於致知格物則博學審問明辨而慎思特居其一是慎不可以盡格致之功明矣安得以慎之一言蔽明德之全學乎是故以德為明德者無之而可也德者行焉而有得於心之謂也則凡行而有得者皆可謂之德矣故書曰德二三動罔不凶易曰不悖其德詩曰二三其德審夫德者未必其均為善而無惡乃至遷徙無恆僥倖得以自據者亦謂之德故不可以不慎也是以所得於天而虛靈不昧者必繫之以明而後其純乎善焉但夫人之遷徙無恆僥倖得以自據者雖非無得於心而反諸心之同然者則所得者其浮動翕取之情而所獲者多故凡言德者十九而皆善十九而善故既慎之餘竟言有得而不必言有懿德然以不善者之非無所得也故君子之於德必慎之也慎者慎之於正而不使有辟也慎於正而不使有辟者好惡也好惡者君子之以內嚴於意而外脩其身者也唯意為好惡之見端而身為好惡之所發動身以言則君子出身如民而措其有得於心者以見之行事故曰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是故云者以絜民之好惡而好惡之則為民之父母任其好惡之辟而德二三則為天下僂故君子之撫有入土財用者必先慎之乎此也又曰有德此有人則以慎其好惡之幾得之於心者慎乎人心之所同然而措夫好惡之用行之於道者盡夫眾心之攸好故臣民一率其舉措用緩之公知其大公至正而歸之也且大學之教理一分殊本理之一則眾善同原於明德故曰明德為本因分之殊則身自有其身事家自有其家範圍自有其國政天下自有其天下之經本統乎末而繇本向末莖條枝葉之不容夷也今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則一國之効乎治者其次序相因必如是以為漸及之詞而後足以見國之不易抵於治乃云君子有其明德而遂有人則躡等而為迫促之詞是何其無序耶夫明德為新民之本而非可早計其效於民新故身脩之後必三累而至乎天下平則新民者固原本於已明之君德而必加以齊治平之功豈德之既明而天下即無不明乎故格致誠正其報成在身脩而脩齊治之底績在天下平是以明德新明理雖一貫

以實者又易求而旨特深也蓋所謂己者言乎己之所存也發己者發其所存也發之為義不無有功而朱子以凡出於己者言發已現性則以其門人所問發為奮發之義嫌於矯強故為平詞以答之乃此發字要如發生之發有絲體生用之意亦如發粟之發有散所藏以行於眾之意固不可但以凡出諸己者言之也唯發非汎然之詞然後所發之己非私欲私意而自盡者非違道以干譽矣若所謂自盡者則以其發而言義亦易曉凡己學之所得知之所及思之所通心之所信遇其所當發沛然出之而無所吝以事徵之則孟子所謂知其非義斯遠已而無所待者乃其發之功而當其方發直徹底煥然萬紫千紅總是春者是也若伊川所云盡己盡字大有力在兼發字意在內亦如天地生物除却己死已槁但可施生莫不將兩間元氣一齊迸將去所以一言忠則在己之無虛無偽者已盡而以實謂信之實則固非對虛偽而言乃因物之實然者而用之也於此不則忠外更無信不然亦且於忠之外更待無虛無偽而始為信則所謂忠者亦非忠矣信者不爽也名實不爽先後不爽之謂也唯名實爽而後先後爽如五行志所載李樹生瓜名實既爽故前此初不生瓜後此仍不生瓜而生李則先後亦因之而爽矣循者依緣而率繇之謂也依物之實緣物之理率繇其固然而不平白地畫一個葫蘆與他安上則物之可以成質而有功者皆足以驗吾所行於彼之不可爽抑順其道而無陵駕倒逆之心則方春而生方秋而落遇老而安遇少而懷在桃成莢在李成李心乎上則忠心乎下則禮徹始徹終一如其素而無參差二三之德矣君子於此看得物之備於我己之行於物者無一不從天流行血脈貫通來故在天則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天之發己自盡者不復吝留而以自私於己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天之循物無違者不妄己意以生殺而變動無恆則君子之庶萬國咸寧者首出物道以此而大矩以此而立絜以此而均眾以此而得命以此而永故天理之存也無有不存而幾之決也決於此退藏之密而已矣不然則內不盡發其己而使私欲據之外不順循乎物而以私意違之私欲處乎己則與物約而取物泰私意違乎物則窮狗視物而自處驕其極乃至好佞人之諛己而違人之性以寵用之利聚則之用而不顧悖入之多畜以厚亡失物之矩安所施絜而失國失命皆天理之必然矣故曰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君子之大道所必擇所從而違其害者也上推之天理知天之為理乎物者則然下推之人事知天理之流行於善惡吉凶者無不然此非傳者得聖學之宗不能一言決之如此而非兩程子則亦不能極之天道反之己心而見其為功之如是者不然則不欺之謂忠無爽之謂信此解人具知之而何以能不欺何以能無爽究其懷來如盲人熟記路程亦安知發足之何自哉則謂南為北疑江為淮固不免矣

明道曰忠信表裏之謂伊川曰忠信內外也表裡內外字自別南軒以體用言則誤矣表裏只共一件衣內外共是一件物忠信只是一箇德若以居為內以行為外則忠信皆出己及物之事不可作此分別緣程子看得天理渾淪其存於吾心者謂之裏且哉見於物理者謂之表於此理之在己在物者分非以事之藏於己施於物者分也如生財之道自家先己理會得詳明胸中有此生財之實為疾用舒的經綸條理此謂使徹底將來為一國料理不緣於己未利知而有所不為此是發己自盡乃以外循物理生須如此而眾食須如此而寡為須如此而疾用須如此而舒可以順人情愜物理而經久不惑謂表不恃己意橫做去教有頭無尾此是循物無違及至兩者交盡共成一生眾食寡為疾用舒之道則盡己者即循物無違者也循物無違者即盡己者也故曰只是一箇德此之為德凡百俱用得去緣天理之流行教化共此一原故精粗內外無所不在既以此為道而道抑以此而行君子脩己治人至此而合且如生財之道在人君止有生眾食寡為疾用舒為所當自盡之道而即已盡之而財之為理唯生眾食寡為疾用舒則恆足而即循用其理而無違此是忠信合一的大腔殼大道必付忠信而有者也乃隨舉一節如生之者眾必須盡己之心以求夫所以眾之道而力行之乃民之為道其力足以任生財者本眾也即因其可生而教之生以順其性此是忠信細密處忠信流行於大道之中者也而君子則統己已無不盡物無或違之心一於无妄之誠遇物便發得去理財以此用人以此立教於國施政於天下無不以此是忠信底大敷施而天之所以為命以福善禍淫人之所以為情而后撫仇虐亦皆此所發之不謬於所存而物理之信然不可違者也故操之一念而天理之存亡以決也

發字循字若作等閒看不作有工夫字則自盡無違只在事上見而忠信之本不立矣發者以心生發之也循者以心緣求之也非此則亦無以自盡而能無違也盡己功在盡字上以實功在以字上也與此一理以實者不用己

物固然之實理

讀四書大全說卷二

中庸序

隨見別白曰知觸心警悟曰覺隨見別白則當然者可以名言矣觸心警悟則所以然者微喻於已即不能名言而已自了矣知者本末具鑒也覺者如痛癢之自省也知或疎而覺則必親覺者隱而知則能顯趙格菴但據知覺之成效為言耳於義未盡

名篇大旨

中庸之名其所自立則以聖人繼天理物修之於上治之於下皇建有極而錫民之極者言也仁極字是建故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又曰中庸不可能也是明夫中庸者古有此教而唯待其人而行而非虛就舉凡君子之道而贊之謂其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能中乎常不易之庸矣天下之理統於一中合仁義禮知而一中也析仁義禮知而一中也合者不雜猶兩儀五行乾男坤女統於一太極而不亂也離者不孤猶五行男女之各為一〇而實與太極之〇無有異也審此則中和之中與時中之中均一而無二矣朱子既為分而兩存之又為合而貫通之是已然其專以中和之中為體則可而專以時中之中為用則所未安但言體其為必有用者可知姑昧然則而但言用則不足以見體辨中何時中之中非但用也中體也時而措之然後其為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體也發而皆中節亦不得謂之非體也所以然者喜自有喜之體怒自有怒之體哀樂自有哀樂之體喜而賞怒而刑哀而喪樂而樂皆謂用也雖然賞亦自有賞之體刑亦自有刑之體喪亦自有喪之體樂亦自有樂之體是亦終不惟子體也書曰允執厥中中體也執中而後用也子曰君子而時中又曰用其中於民中皆體也時措之喜怒哀樂之間而用之於民者則用也以此知夫凡言中者皆體而非用矣周子曰中也者和也言發皆中節之和即此中之所為體操者以為節也未發者未有用而已發者固然其有體則中和之統乎一中以有體不但中為體而非體也時中之中兼和為言和固為體時中之中不但為用也明矣中無往而不為體未發而不偏不倚全體之體猶人四體而共名為一體也發而無過不及猶人四體而各名一體也固不得以分而效之為用者之為非體也若朱子

船山遺書

以已發之中為用而別之以無過不及焉則將自其已措咸宜之後見其無過焉而贊之以無過見其無不及焉而贊之以無不及是虛加之詞而非有一至道焉實為中庸者古今天下之人乃至中材以下得一行焉無過無不及而即可以此名歸之矣夫子何以言民鮮能久乃至白刃可蹈而此不可能哉以實求之中者體也庸者用也未發之中不偏不倚以為體而君子之存養乃至聖人之教化胥用也已發之中無過不及以為體而君子之省察乃至聖人之川流胥用也未發未有用而君子則自有其不顯篤恭之用已發既成乎用而天理則固有其祭上祭下之體中為體故曰建中曰執中曰時中曰用中渾然在中者大而萬理萬化在焉小而一事一物亦莫不在焉庸為用則中之流行於喜怒哀樂之中為之節文為之善教皆庸也故性道中也教庸也修道之謂教是庸皆用中而用子體用中為庸而即以體為用故中庸一篇無不緣本乎德而以成乎道則以中之為德本天德而庸之為道成王道天德王道一以貫之是以天命之性不離乎一動一靜之間而喜怒哀樂之本乎性見乎情者可以通天地萬物之理如其不然則君子之存養為無用而省察為無體判然二致將何以合一而成位育之功哉夫手足體也持行用也淺而言之可云但言手足而未言持行之用其可云方在持行手足遂名為用而不名為體乎夫唯中之為義專就體而言而中之為用則不得不以庸字顯之故新安陳氏所云中庸之中為中之用者其謬自見若夫庸之為義在說又則云庸用也之更顯而不窮尚書之言庸者無不與用義同自朱子以前無有將此字作平常解者班固亦用也庸易繫所云庸行庸言者亦但謂有用之言也蓋以庸為日用則可謂而於日用之下加尋常二字則贅矣道之見於事物者日用而不窮在常而常在變總此吾性所得之中以為之體而見乎用非但以平常無奇而言審矣朱子既立庸常之義乃謂湯武放伐亦止平常夫放君伐主而謂之非過不及則可矣倘必謂之平常而無奇則天下何者而可謂之奇也若必以異端之教而後謂之奇則楊墨之無父無君亦充至蓋而授之以罪名猶未至如放君伐主之為可駭故彼但可責其不以中為庸而不可責之以奇怪而非平常況中庸一篇元不與楊墨為敵當子思之時楊墨之說未昌且子言民鮮能久則中庸之教者自古者道同俗一之世其時並未有異端起焉則何有奇怪之可辨而須標一平常之目耶子思過不及者猶言賢者俯而就不肖者企而及謂夫用其善起而樂者或過於情或不及夫情如閑子子夏之釋服鼓琴者爾至其所辨異於小人之道無忌憚而的然曰亡者蓋亦不能察識夫天命之理以盡其靜存動察之功而強立政教如管商之類為法可細的然分明而達理拂情不能久行於天下而已豈其無忌憚也果有吞刀吐火御風入甕之幻術為尤異於湯武之放伐也乎朱子二佛老方熾之後充類而以佛老為無忌憚之小人固無不可乃佛老之妄亦唯不識吾性之中而充之以為用故其教亦淺鄙動俗而終不能奇則亦無事立平常之名以樹吾道之壘也況世所謂無奇而為庸者其字本作備言如為人役用之人識陋而行卑中庸所謂鮮能知味之下游也君子之修道立教而為備焉其以望配天達天之德不亦遠哉故知曰中庸者言中之用也

第一章

章句言命猶令也小註朱子曰命如朝廷差除又曰命猶詔勅謂如朝廷固有此差除之典遇其人則授之而受職者領此詔勅去便自居其位而領其事以此喻之則天無心而人有成能審矣董仲舒對策有云天命之謂命朱子語本於此以實求之董語尤精令者天自行其政令如月令軍令之謂初不因命此人此物而設然而人受之以為命矣令只作去聲讀若如北溪所云分付命令他則讀令如零便大差謬人之所性皆天使令之人其如傀儡而天其如提攝者乎天只陰陽五行流盪出內於兩間何嘗屑屑然使令其如此哉必逐人而使令之則一人而有一使令是釋氏所謂分段生死也天即此為體即此為化若其命人但使令之則命亦其機權之緒餘而已如此立說何以知天人之際

章句於性道俱兼人物說或問則具為分疏於命則兼言賦與萬物於性則曰吾之得乎是命以生於命則曰庶物萬化繇是以出於性則曰萬物萬事之理與事類言而曰理則固以人所知而所處者言之也其於道也則雖旁及鳥獸草木虎狼蜂蟻之類而終之曰可以見天命之本然而道亦未嘗不在是則顯以類通而證吾所應之物其理本一而非際統人物而一之也章句之旨本是程子雖緣此篇云育物云盡物之性不容間棄其實則程朱於此一節文字斷章取義以發明性道之統宗固不必盡合中庸之旨者有之矣兩先生是統說道理須教他十全又胸

中具得者一段經編隨地迸出而借古人之言以證己之是若子思首發此三言之旨直為下戒懼慎獨作緣起蓋所謂中庸者天下事物之理而以措諸日用者也若然則君子亦將於事物未中而日用自可施行然而有不能者則以教治修道而設而道則一因之性命固不容不於一動一靜之間審其誠幾辨存誠而反乎天則是行乎事物而皆以洗心於密者本吾藏密之地天授吾以大中之用也審乎此則所謂性道者專言人而不及乎物亦明矣天命之人者為人之性天命之物者為物之性今即不可言物無性而非天所命然盡物之性者亦但盡吾性中皆備之物性使私欲不以害之私意不以悖之故存養省察之功起焉如必欲觀物性而以盡之則功與學為不相準故或問於此增入學問思辨以為之斡旋則強取大學格物之義施之於存養省察之上乃中庸首末二章深明入德之門未嘗及夫格致辨別以言道之費則番陽李氏所云中庸明道之書教者之事其說為通亦自物既格知既致而言下學上達之理固不待反而求之於格致也況夫所云盡人物之性者要亦於吾所接之人所用之物以備道而成教者為之知明處當而贊天地之化育若東海巨魚南山元豹鄰穴之蟻遠浦之蘋雖天下至聖亦無所庸施其功即在父子君臣之間而不王不禘親盡則禮衰則去位卑則言不及高要於志可動氣氣可動志者盡其誠而非於不相及之地為之變理故理一分殊自行於仁至義盡之中何事撤去藩籬混人物於一性哉程子此語大費斡旋自不如呂氏之為得旨故朱子亦許呂為精密而特謂其率性之解有所窒礙非如潛室所云但言人性不得周普也至程子所云馬率馬性牛率牛性者其言性為已賤彼物不可云非性而已殊言之為馬之性牛之性矣可謂命於天者有同原而可謂性於己者無異理乎程子於是顯用告子生之謂性之說而以知覺運動為性以馬牛皆為有道夫人使馬乘而使牛耕固人道之當然爾人論之非若馬之性則豈以不乘而遂失牛之性豈以不耕而遂拂乎巴豆之為下劑者為人言也若鼠則食之而肥矣倘舍人而言則又安得謂巴豆之性果以剋伐而不以滋補乎反之於命而一本擬之為性而萬殊在人言人在君子言君子則存養省察而即以盡吾性之中和不待周普而同求性道於貓兒狗子黃花翠竹也固當以或問為正而無輕議藍田之專言人也

能因其所指而反身以驗之則亦明非子思之本旨也小註所載元本乃正釋本又大義以為下文張本其曰知所用者高自不能已則是故君子二段理事相應之義最如白曰矣程朱二先生從戴記中抽出者一篇文字以作宗盟抑佛老故隨拈一句即與他下一痛發學者亦須分別觀之始得子思之時註列未出老氏之學不顯佛則初未入中國人之鮮能夫中庸者自飲食而不知味即苟遵夫教亦不知有所謂性道而非誤認性道之弊子思於此但以明中庸之道藏密而用顯示君子內外一貫之學亦無暇與異端爭是非也他本皆用元註自不可見唯祝氏本獨別此或朱子因他有所論辨引中庸以證之非正釋此章語輯章句者喜其足以建立門庭遂用祝本語非善承先教成全書者也自當一從元本

所謂性者中之本體也道者中之大用也教者中庸之成能也然自此以後凡言道皆是說教聖人修道以立教賢人繇教以入道也生聖人之後前聖已修之為教矣乃不謂之教而謂之道則以教立則道即在教而聖人之修明之者一肖夫道而非有加也故程子曰世教衰民不興行亦明夫行道者之一循夫教爾不然各率其性之所有而即為道是道之流行於天下者不息而何以云不明不行哉不行不明者教也教即是中庸即是君子之道聖人之道章句或問言禮樂刑政而不提出中庸字則似以中庸贊教而異於聖言矣然其云日用事物是說云過不及者有以取中以為中庸則亦顯然中庸之為教矣三句一直趕下至修道之為教句方顯出中庸來此所謂到頭一穴也李氏云道為三言之綱領陳氏云道字上包性字下包教字皆為下道也者單舉道字所惑而不知兩道字文同義異呂氏於率字說工夫亦於此差率性之謂道一句是脈絡不可於此急覓工夫若認定第二句作綱則修道句不幾成蛇足耶

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以者用也即用此陰陽五行之體也猶言人以目視以耳聽以手持以足行以心思也若夫以規矩成方員以六律正五音體不費費而用別成也天運而不息只是體只是用此漢言天固是上天之天要即是理乃似不知有天在又云藉陰陽五行之氣藉者借也則天外有陰陽五行而借用之矣人卻於仁義禮智之外別有人心天則於元亨利貞之外別無天體通考乃云非形體之天尤為可笑天豈是有形底不見道在

天成象在地成形乃此所云天者則又自象之所成爲言而兼乎形之所發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即資此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以始以生也而又曰乃統天則天之爲天即此資始萬物者統之矣有形未有形有象未有象統謂之天則健順無體而非無體五行有形而不窮於形也此求解人不易

折着使作陰陽五行有二殊又有五位合着使作天猶合耳目手足心思即是人不成耳目手足心思之外更有用耳目手足心思者則豈陰陽五行之外別有用陰陽五行者乎

章句人物各有當行之路語自有弊不如或問言事物之當蓋言事物則人所應之事所接之物也以物與人並言則人行人道而物亦行物道矣即可云物有物之性終不可云物有物之道故經傳無有言物道者此是不可棄之人紀今以一言蔽之曰物直是無道如虎狼之父子他那一條遼路要如此來只是依稀見得如此萬不得已或可強名之曰德如言虎狼之仁是也而必不可謂之道若牛之耕馬之乘乃人所以用物之道不成者牛馬當得如此拖犁帶鞍倘人不使牛耕而乘之不使馬乘而耕之亦但是人失當然於牛馬何與乃至蠶之爲絲豕之充食彼何恩於人而捐軀以效用爲其所當然而必繇者哉則物之有道固人應事接物之道而已是故道者專以人而言也

教之爲義章句言禮樂刑政之屬儘說得開闔然以愚意窺之則似朱子緣中庸出於戴記而欲尊之於三禮之上故諱專言禮而增樂刑政以配之二十七章說禮儀三百孔子說殷因於夏禮韓宣子言周禮在魯皆統治政刑繇天理以生節文者而謂之禮若樂之合於禮也經有明文其不得以樂與刑政析言之審矣或問親疎之殺四段顯畫出一個禮來何等精切呂氏感應重輕一段文字俱與一部中庸相爲標榜章句中言品節亦與禮者天理之節文一意但有所規避不直說出耳自其德之體用言之曰中庸自聖人立此以齊天下者曰教自備之於至德之人者曰聖人之道自凝之於修德之人者曰君子之道要其出於天而顯於日用者曰禮而已矣故禮生仁義之用而君子不可以不知天亦明夫此爲中庸之極至也

章句皆性之德而具於心是從天命之謂性說來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則亦就教而言之矣道也者三句與莫見乎意何句皆從章句三句處下別脈絡處以言天人之際一靜一動莫不足以見天命而體道以爲教本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泰道也所謂不遠遺朋亡得高於中行所以配天德也慎其獨復道也所謂不遠復无祇悔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所以見天心也道教因於性命君子之功不如是而不得也

朱子所云非謂不戒懼乎所睹所聞而只戒懼乎不睹不聞自是活語以破專於靜處用功動則任其自然之說然於所睹所聞而戒懼者則即下文所謂慎獨者是而自隱微可知以後大段只是循此順行亦不消十分怙慈矣後人見朱子此語更添一句說不睹不聞且然則所睹所聞者其戒懼益可知則竟將下慎獨工夫已在裏面較或問所破一直串下之說而更悖矣

聖賢之所謂道原麗乎事物而有而事物之所接於耳目與耳目之得被於事物者則有限矣故或問以目不及見耳不及聞爲言而朱子又引尚書不見是圖以證之夫事物之交於吾者或有睹而不聞者矣或有聞而不睹者矣且非必有一刻焉爲睹聞兩不至之地而又豈目之槩無所睹耳之槩無所聞之謂哉則知雲峰所云特須臾之頃者其言甚謬蓋有多歷年所而不睹不聞者矣唯其如是是以不可須臾離也父在而君不在則君其所不睹也聞父命而未聞君命則君命其所不聞也乃何以使其事君而忠之道隨感而遂通此豈於不睹君之時預有以測夫所以事之之宜而事君之道又豈可於此離之待方事而始圖哉君子之學唯知吾性之所有雖無其事而理不聞唯先有以蔽之則人欲遂入而道以隱故於此力防夫人欲之蔽如朱子所云塞其來路者則蔽之者無因而生矣

然理既未彰欲亦無跡不得預擬一欲焉而爲之隄防所謂塞其來路者亦非曲尋罅隙而窒之也故此存養之功幾疑無下手之處而蛟峰所云保守天理初非天理之各有名目朱子答門人持敬之問而曰亦是亦未嘗如雙峰諸人之竟以敬當之乃君子之於此則固非無其事矣夫其所有得於天理者不因事之未即現前而遽忘也只德精精采來不昏不惰打逆着精神無使幾之相悖而觀其會通以立乎其道之可生不有所專注流倚以得偏而失其大中自然天理之皆備者撲實存腔子裏耿耿不昧而條理咸彰則所以塞夫人欲之來路者亦無事驅遣而自然不崛起相侵矣使其能然則所睹聞在此而在彼之未嘗睹未嘗聞者雖萬事萬物皆無所荒遺而不動之敬不言之信如江河之待決安非無實而爲之名也要以不睹不聞之地事物本自森然盡天下之大而皆須臾不離

於已故不可倚於所睹所聞者以致相悖害戒慎恐懼之功謹此者也非定有一事之待睹待聞而歌之須臾亦非
一有所睹遂無不睹一有所聞遂無不聞必處暗室絕音響而後為不睹不聞之時况如雲峰所言特須臾之頃者
尤如佛氏石火電光之謂乎微言既絕聖學無微舍康莊而求蹊間良可歎也

大學言慎獨為正心之君子言也中庸言慎獨為存養之君子言也唯欲正其心而後人所不及知之地已固有以
知善而知惡唯戒慎恐懼於不睹不聞而後隱者知其見微者知其顯故章句云君子既常戒懼或問亦云夫既已
如此矣則以明夫未嘗有存養之功者人所不及知之地已固昏焉而莫辨其善惡之所終則雖欲慎而有所不能
也蓋凡人起念之時間向於善亦乘俄頃偶至之聰明如隔霧看花而不能知其善之所著若其向於惡也則方賢
賢然求以遂其欲者且據為應得之理而或亦幸陰謀之密成而不至於汎濫又其下焉者則安其危利其災樂其
所以亡乃至昭然於人之耳目而已猶不知其所自起則牀第階庭之外已漠然如夢而安所得獨知之地知隱之
莫見微之莫顯也哉唯嘗從事於存養者則心已習於善而一念之發為善則善中之條理以動天下而有餘者人
不知而已知之矣心習於善而惡非其所素有則惡之叛善而去其相差之遠吉凶得失之相為懸絕者其所自生
與其所必至人不知而已知之矣乃君子則以方動之際耳目乘權而物欲交引則毫釐未克而人欲滋長以卒勝
夫天理乃或雖明知之猶復為之故於此尤致其慎焉然後不致其素而存養者乃以向於動而非失也有不善未
嘗不知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之謂也知之未嘗復為慎獨之謂也使非存養之已豫安能早覺於隱微哉此朱子微
底窮原以探得莫見莫顯之境而不但如呂氏以人心至靈一言為籠籠覆蓋之語也若程子舉伯喈彈琴之事以
證之而謂為人所早知為顯見或問雖有兩存之語章句已不之從矣所傳伯喈彈琴事出於小說既不足盡信則
又有夫子鼓琴見狸捕鼠顯顯而證且自非變曠之知固不能察其心手相通之妙是彈者之與聞者相遇於微
細事與螳螂捕蟬事同要皆好事之証且自非變曠之知固不能察其心手相通之妙是彈者之與聞者相遇於微
芒之地而不得云莫見莫顯且方彈之時伯喈且不能知捕蟬之心必傳於絃括則固已所不知而人知之又與獨
之為義相背而不相通况夫畏人之知而始憚於為惡此淮南之於汲黯曹操之於孔融可以暫伏一時之邪而終
不替其橫流之發曾君子之省察而若此哉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自知自覺於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者之胸中即此

見天流行方動不昧而性中不昧之真體率之而道在焉特不能為失性者言爾則喜怒哀樂之節然具於君
子之動幾亦猶夫未發之中貫徹純全於至靜之地而特以靜則善惡無幾而普偏不差不以人之邪正為道之有
無天命之所以不息也動則人事乘權而皆迷易起故必待存養之功而後知顯見之具足率性之道所以終不
行而不明也一章首尾大義微言相為互發者如此章句之立義精矣

若謂顯見在人直截不上二莫字即無論悠悠之心眼雖有知人之鑒者亦但因其人之素志而決之若淵魚之察
固謂不祥而能察者又幾人也須是到下梢頭臬白分明方見十分顯見螳螂捕蟬之殺機聞而不覺者眾矣小人
閒居為不善須無所不至君子方解見其肺肝不迷亦不可逆而德之唯夫在己之自知者則當念之已成事之已
起只一頭趨着做去直爾不覺雖善惡之分明者未嘗即昧焉而中間千條萬緒儘有可以自恕之方而不及
初幾之明察者多矣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然必存養之君子而始知者則以庸人後念明於前念而君子則
初幾捷於後幾其分量之不同實有然者知此則程子之言蓋斷章立義以警小人之邪心而非聖學之大義益明
矣

章首三個之謂第四節兩個謂之是明分支節處章句首言道之本原一段分此章作三截固於文義不協而喜怒哀
哀樂四句亦犯重複或問既以道也者兩節各一故字為語勢自相唱和明分道也者二句作靜中天理之流行章
句於第四節復統已發未發而云以明道不可離之意亦是添漏釋朱子之意本以存養之功無間於動靜而省察
則尤於動加功本緣道之流行無靜無動而或離而隱微已覺則尤為顯見故道不可離之云或分或合可以並行
而不悖則微言雖礙而大義自通然不可離者相與存之義也若一乘乎動則必且有擴充發見之功而不但不離
矣倘該動靜而一於不離則將與佛氏所云行住坐卧不離者個同究以廢吾心之大用而道之全體亦妄矣此
既於大義不能無損故或問於後二節不復更及不可離之說而章句言以明言之意亦彼此互說之詞與性情之
德直云此言者自別朱子於此言下自有活徑特終不如或問之為直截耳者一章書顯分兩段條理自著以參之
中庸全篇無不合者故不須以道不可離為闕鎖針下亦然天命之謂性三句是從大原頭處說到當人身上來喜

怒哀樂之未發二句是從人心一靜一動上說到本原去唯緣天命率性修道以有教則君子之體夫中庸也不得但猶教之迹而必於一動一靜之交體道之藏而盡性以至於命唯喜怒哀樂之未發者即中節而中節者即和而天下之大本達道即此而在則君子之存養省察以致夫中和也不外此而成天地萬物育之功是兩段文字自相和唱各有原委固然其不可紊矣後章所云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天道誠故人道誠之而擇善固執之功起焉功必與理而相符即前段之旨也其云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外自成自道而誠道在天不物之終始而誠理著而仁知之措以此成宜焉盡人之能成物而固與性合撰功必與效而不爽一後段之旨也以此推夫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本天以言至誠推人道以合天道要不外此二段一順一逆之理而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於此已見若前三言而曰之謂則以天命大而性小統人物故小率性虛而道實修道深而教淺故先指之而後證之以天命不止為己性而有率性而後道現修道兼修其體用而教唯用故不容不緩其詞而無俾偏執謂命即性則偏實則君子之以當然之功應自然之理者切相當而非緩也故下二故後兩言曰謂之者則以四情之未發與其已發近取之已而即合乎道之大原則釋此所謂而隨以證之於彼渾然未發而中在樂然中節而和在不故不容不其詞而無所疑待實則於中而立大本於和而行達道致之之功亦有漸焉而弗能急也故漸致故章句云功不可緩而效無速致天不可恃而已有成能俱於此見矣乃前段推原天命後段言性道而不及命前段言教而後段不及修道之功則以溯言緣人合天之理但當論在人之天性而不必索之人生以上與前之論本天治人者不同若夫教則致中和者固必緣乎修道之功而靜存動察前已詳言不必贅也此章句為補若後段言效而前不及者則以人備道教而受性於天亦懼祇承之不逮而不當急言效以失君子戒懼慎獨兢惕之心故必別開端緒於中和之謂以明位育之功乃其理之所應有而非君子之緣此而存養省察也嗚呼密矣要以援天治人為高舉之以責功之不可略推人合天為切言之以彰理之勿或爽則中庸之德其所自來為人必盡之道而中庸之道其所徵者為天所不違之德一篇之旨盡於此矣故知或問之略分兩支密於章句一頭雙脚之解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是儒者第一難透底關此不可以私智索而亦不可執前人之一言遂謂其然而偷以為

安今詳諸大儒之言為同為異蓋不一矣其說之必不可從者則謂但未喜未怒未哀未樂而即謂之中也夫喜怒哀樂之發必因乎可喜可怒可哀可樂乃夫人終日之間其值夫無可喜無可哀無可樂之境而因以不喜不怒不哀不樂者多矣此其皆謂之中乎於是或為之說曰只當此時雖未有善而亦無惡則固不偏不倚而亦何不可謂之中則大用咸儲而天下之何思何慮者即道體也夫中者以不偏不倚而言也今曰但不為惡而已固無偏倚則雖不可名之為偏倚而亦何所據以為不偏不倚哉如一室之中空虛無物以無物改則亦無有偏倚者乃既無物矣抑將何者不偏何者不倚耶必其一物一物之中庭而後可謂之不偏於東西不倚於牆壁審此則但無惡而固無善但莫之偏而固無不偏但莫之倚而固無不倚必不可謂之為中審矣此程子在中之說與林樾之所云裏面道理其有實而不為戲語者皆真知實踐之言也乃所云在中之義及裏面道理之說自是活語要以指夫所謂中者而非正釋此中字之義曰在中者對在外而言也曰裏面者對表而言也緣此上文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而中者即喜怒哀樂未發之云而未及釋夫謂之中也若子思之本旨則謂此在中者謂之中也朱子以此所言中與時中之中各一具解就人之見不見而為言也時中而體現則人得見其無過不及矣未發之中體在中而未現則於己而喻其不偏不倚耳天下固莫之見也未發之中誠也實有之而不妄也時中之中形也誠則形而實有者隨所著以為體也實則所謂中者一爾誠則形而形以形其誠也故所謂不偏不倚者不偏倚夫喜而失怒哀樂抑不偏倚夫喜而反失喜乃抑不偏倚夫未有喜而失喜然三情是則已發之節即此未發之中特以未發故不可名之為節耳蓋喜性中固有此必喜必怒必哀必樂之理以致健順五常之能而為情之所緣生則渾然在中者充塞兩間而不僅供一節之用也斯以謂之中也以在天而言則中之為理流行而無不在以在人而言則庸人之放其心於物交未引之先異端措其心於一念不起之域其失此中也亦久矣故延平之自為學與其為教皆於未發之前體驗所謂中者乃其所以得而名言之則亦不過曰性善而已善者中之實體而性者則未發之藏也若延平終日危坐以體驗之亦其用力之際專心致志以求吾所性之善其專靜有如此爾非以危坐終日不起一念為可以存吾中也蓋云未發

者喜怒哀樂之未及乎發而有言行聲容之可徵耳且方其喜則為怒哀樂之未發方其或怒或哀或樂則為喜之未發然則至動之際固饒有靜存者焉聖賢問學於此卻至明白顯易而無有槁木死灰之一時為必靜之候也在中則謂之中見於外則謂之和在中則謂之善禮記見於外則謂之節乃此中者於其未發而早已具微乎中節之候而喜怒哀樂無不得之以為庸非此則已發者亦無從得節而中之故中該天下之道以為之本而要即夫人喜怒哀樂四境未接四情未見於言動聲容者而即在焉所以或問言不外於吾心者以此也抑是中也雖云庸人放其心而不知有則失之乃自夫中節者之有以體夫此中則下逮乎至愚不肖之人以及夫賢知之過者莫不有以大得乎其心而知其立之有本惟異端以空為本則竟失之則人心之同然者然可彼初未嘗不有此自然之天則藏於私意私欲之中而無有喪乃君子之為喜為怒為哀為樂其發而中節者必有所自中非但用力於發以增益其所本無而品節皆自外來則亦明夫夫人未發之地皆有此中而非但君子為然也此延平性善之說所以深切著明而為有德之言也子思之旨本以言道之易脩而要非謂夫人之現前而已具足程朱延平之旨本以言中之不易見而要非謂君子獨有而眾人則無互考參觀並行不悖存乎其人而已

序引人心惟危四語為中庸道統之所自傳而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然則此所謂中者即道心矣乃喜怒哀樂情也延平曰情可以為善可以為善則抑可以為不善是所謂惟危之心也而本文不言仁義禮知之未發而云喜怒哀樂此固不能無疑朱子為貼出各有攸當四字是緊緊語喜怒哀樂只是人心不是人欲各有攸當者仁義禮知以為之體也仁義禮知亦必於喜怒哀樂顯之性中有此仁義禮知以為之本故遇其攸當而四情以生乃其所生者必各如其量而終始一致若夫情之下游於非其所攸當者而亦發焉則固危殆不安大段不得自在亦緣他未發時無喜怒哀樂之理所以隨物意移或過或不及而不能如其量迨其後有如耽樂酒色者向後生出許多怨哀之情來故有樂極悲生之類者唯無根故則終始異致而情亦非其情也惟性生情情以顯性故人心原以資道心之用道心之中有人心非人心之中有道心也則喜怒哀樂固人心而其未發者則雖有四情之根而實為道心也

看先儒文字須着他安頓處一毫不差或問喜怒哀樂各有攸當二句安在方其未發上補本文言外之意是別嫌明微千鈞一髮語渾然在中者即此各有攸當者也到下文段卻云皆得其當得字極精切言得則有不得者既即延平其不中節也則有不和之意而得者即以其攸當者也顯下一節字在未發之中已固有之矣又於中而曰狀性之德則亦顯此與下言謂之和者文同而義異不是喜怒哀樂之未發便喚作中乃此性之未發為情者其德中也下云著情之正者者分別而顯其實也有不中節者則不和唯中節者斯謂之和故分別言之其中節者即和而非中節之中有和存則即和者其實也此等處不可苟且讀過朱子於此見之真而下語斟酌非躁心所易測也自相乖悖之謂乖互相違戾之謂戾凡無端之喜怒到頭來却沒收煞以致樂極悲生前倨後恭乖也其有喜則不能復怒怒則不能復喜蘇轍陷溺一偏而極重難返至有臨喪而歌方享而歎者戾也中節則無所乖皆中節則無所戾矣

云天地位萬物育以理言者誠為未盡蓋天地所以位之理則是也萬物所以育之理則是也今但言得位育之理於己是亦不過致中而至於中致和而至於和而未有加焉則其詞不已贅乎但以事言之而又有功與效之別本文用兩焉字是言乎其功也章句改用兩矣字則是言乎其效也今亦不謂聖神功化之極不足以感天地而動萬物而考之本文初無此意況求之中庸全書其云配天者則莫不尊親之謂爾其云譬如天地者則祖述憲章之謂爾其云如神者則前知之謂爾其云參天地者則盡人物之性之謂爾未嘗有所謂三辰得軌鳳見河清也或問所云吾身之天地萬物專以窮而在下者言之則達而在上者必於吾身以外之天地萬物著其位育之效矣夫其不切於吾身者非徒萬物即天地亦非聖人之所有事而不切於吾身之天地萬物非徒孔孟即堯舜亦無容越位而相求帝堯之時洪水未治所謂天下之一亂也其時草木暢茂禽獸繁殖則為草木禽獸者非不各遂其育也而聖人則以其育為憂是知不切於身之萬物育之未必為利不害未必為害達而在上用於天下者廣則其所取於萬物者宏窮而在下用於天下者約則取於萬物者少要非吾身之所見功則亦無事於彼焉其道一也至於雨暘寒燠之在天墳填山林之在地其欲與位於各得者亦以濟人物之用者為位而宮谷之山或朋幽澗之水或滂

與夫非煙非霧之雲如蜜如錫之露不與於身之所資與身之所破及者亦不勞為之變理也若其為吾身所有事之天地萬物則其位也非但脩吾德而聽其自位聖人固必有以位之其位之者則吾致中之典禮也非但修吾德而期其自育聖人固有以育之其育之者則吾致和之事業也祀帝於郊而百神享在塔璣玉衡而四時正一存中於敬以位天也而天以此位焉與名山大川而秩祀通正溝洫田疇而經界定一用中於無過不及以位地也而地以此位焉若夫於己無貪於物無害以無所乖戾之情推及萬物而俾農不奪草不竊胎不伐天不斬以遂百穀之昌禽魚之長者尤必非取效於影響也物類用之方育之故言百穀禽魚若胎於天不斬以遂百穀之昌育亦言中和之德所加被於天地萬物者如是又云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則不但如章句之言效驗且章句推致其效要歸於脩道之教則亦以禮樂刑政之裁成天地品節萬物者言之固不以三辰治世之瑞麟鳳芝草之祥為徵是以為功而非效亦明矣抑所云吾身之天地萬物亦推身之所過所存者而言既不得以一鄉一家為無位之聖人分界段而百世以下流風遺教所及遂無與於致中和之功而孝格父母慈化子孫又但發皆中節之始事據此為言義固不廣若不求其實而於影中之象虛立一吾身之天地萬物以鬚鬚其意象而曰即此而已位育矣則尤釋氏自性眾生之邪說而云一曼答球之內四大部洲以之建立一滴化為乳海一粒化為須彌一切眾生咸得飽滿其幻妄不經適足資達人之一笑而已今請為引經以質言之曰會通以行其典禮以裁成天地之宜輔相天地之道位焉育焉之謂也庶不誣爾自十二章至二十章皆其事也

以父子夫婦為大地位則亦可以鳥飛於上魚游於下為天地位矣夫為天子婦為地是名言配出來之鳥屬陽亦天也魚屬陰亦地也如此則天地之外更有何萬物來且言一家之天地一國有一國之天地則亦可云一身有一身之天地頭圓象天足方象地非無說也然則倒懸之人足上而首下而後為一身之天地不位乎總緣在效驗上作夢想故生出許多虛脾果子話來致中和者原不可以不中不和者相反動不中不和者天地未嘗不位萬物未嘗不育特非其位焉育焉之能有功爾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聖賢之言原自平實幾曾捏目生說戶編間有天地萬物在裏面也

第二章

使云一家有一國之萬物一國有一國之萬物猶之可也以語天地真是說夢或說達只共此一天地不成堯舜之天地到孔子便縮小了孔子刪詩書定禮樂立百王之大法儘有許多位天地之事只此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以為之範圍曾何異於堯舜故曰無不持載無不履懷備以一家一國之效言則其不持載履懷者多矣且孔子相魯時將魯之天地而齊之天地有薄蝕崩湧之災否耶

或問於第二章第三章皆有未逮及之語此朱子一部中庸渾然在胸中自然流出來底節目非漢人隨句詮解者所逮而況後人之為字誘句迷妄立邪解者乎中庸第一章既徹底鋪排到第二章以後卻又破開從容廣說乃有德之言涵泳寬和處亦成一書者條理之必然也不則為皮日休天隱子劉說山書隨意有無全無節次矣自第二章以下十章皆淺淺說漸向深處第二章只言君子小人之別劈開小人在一邊是入門一大分別如教人往燕迎頭且教他向北去若向南行則是往學而既知北轅以後其不可東北而之於齊西北而之於晉皆所未論中庸只此一章辨小人選路既分到後面不復與小人為辨此章辨小人選路既分到後面不復與小人為辨於第三章云承上章小人反中庸之意而泛論之喫緊在泛論二字不可誤認朱子之意以民之鮮能為反中庸小人自小人自民反則有以反之鮮能只是鮮能末章云小人之道小人固自有道與不與行之民漫無有道者不同民無小人陷溺之深則雖不與行而尚不敢恣為反中庸之事民亦無小人為不善之力則既鮮能中庸而亦不得成其反中庸之道向後賢知之過愚不肖之不及則又從鮮能之民揀出中間不安於不知味者言之所謂愚不肖者亦特對賢知而言天資之滯鈍者也與夫因世教衰而不興行可由而不知之民自進一格到十一章所言索隱行怪則又就賢知之專志體道而為之有力者身上撇開不論而後就導道之君子進而求作聖之功此中庸前十章書次第之井井者也小人反中庸只如叔孫通之綿蕞歐陽承叔之濮議王介甫之新法直德大不可而有善於世故先儒以鄉原當之極是若鮮能之民則凡今之人而皆然賢知之過愚不肖之不及則孔孟之門多有之要亦自其見地操履處顯其過不及而未嘗顯標一過不及者以為道且過不及亦皆以行乎中庸之教而初未反戾

乎中庸抑過則業亦有所能而不及者亦非全乎其不能與不與之民自別至於索隱行怪則又從天理上用力推測安排有私意而無私欲其厭惡小人而不用其道者更不待說蓋莊列陸王之類是也小人只是陷於流俗功利而有權力者如歐陽洪興但以其下隱怪方是異端過不及乃儒之疵有三種人各有天淵之別此十章書步步與他分別漸微到精微處方以十二章以後八章顯出君子之道妄說關而真乃現也一書之條理原爾分明不亂辨知回仁夫子論強三章乃隨破安處隨示真理皆只借證且未及用功實際終不似道不遠人諸章之直示歸宿蓋閱盡天下之人閱盡天下之學術終無有得當於中庸而其效亦可睹所以云中庸其至矣乎北溪所云天下之理無以加者此之謂也或以隱怪為小人或以賢知為隱怪自章句之失而後人徇之益入於焚迷而不可別白取中庸全書作一眼炤破則曲暢旁通矣

第三章

天下之理無以加是贊至字語若以此為至字本釋則於文句為歇後其下更須着二字如大學言至善力盡後人於此添入至平至奇至微至大一切活套語皆於此未詳所以章句用未至為至二語反形乃得親切至字有二義極也到也章句卻用至到一釋不作至極說所行者至於所道則事理合轍而即天理即人心相應相觸適燕而至於燕則燕之風物切於耳目肌膚而已所言行皆得施於燕也此中庸之為德上達天地鬼神下徹夫婦飲食俱恰與他誠然无妄之理相為通合若射者之中鵠鐵已入侯而非浮游依倚相近而實相遠故曰至也論語知及之及字及十二章察字亦可作此註脚

中庸之為德德字濼猶言功德亦與鬼神之為德德字一例則亦可以性情功效言之但中庸是渾然一道理說不得性情其原本可與鬼神之神通其發生可與鬼神之情通而大要在功效上說可令人得之而見德於人則亦可云德之為言得也特與行道而有得於心不同以未嘗言及行之者而心亦無主名故

唯道不行不明故民鮮能者凡民也待文王而後興有文王則此道大明而流行於家邦天下民皆率繇之矣江漢之游女免置之野人咸有以效其能於中庸唯有德位者或過或不及以壞世教而後民皆率繇也中庸之道聖以之合天賢以之作聖元民亦以之而寡過國無異政家無殊俗民之能也豈盡人而具川流教化之德哉容敬

別之業乃云能哉三山陳氏說不成理

第四章

或問揣摩事變四字近平淺卻甚諦當所謂知者過之只是如此本文一之字原指道而言賢知者亦在此道上用其知行固與異端之別立宗風者迥別如老子說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佛氏說本覺妙明性覺明妙地發端便不走者條路到用處便要守雌守黑空諸所有乃至取禮樂刑政一槩掃除則相去天淵不可但云過之矣如人往燕過之者誤踰延慶保安到口外去異端則是發軔時使已南轅故知知者之過亦則度揣摩就事而失其則耳此章及下章三道字明是修道之謂教一教字在事上說章句所云天理之當然乃以推本致之所自出而贊其已成之妙雲峰以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分釋依稀亦似見得朱子元在發而皆中之節上言無過不及則亦言道之用而已道之用即是教就子臣弟友以及於制禮作樂中間自有許多變在先王所修之道固已盡其變而特待人擇而執之若但乘一時之聰明志意以推測求合則隨物遷移非不盡一事之致極乎明察而要非經遠可行之道此知者之過也若賢者之過則亦如徐積之孝不忍履石屈原之忠自沈於淵乃至禮過繁而樂過清刑過嚴而政過密亦豈如異端之絕聖智而叛君親也哉此等區區切須揀別勿以異端混入

第六章

行道者行此道以成化也明道者明此道以立教也舜惟知之故道行於民顏子惟服膺而弗失故可與明道若賢知之過愚不肖之不及則已失立教之本而況能與天下明之而符於天下哉與天下明之而行於天下則教不衰而民雖愚賤亦不至鮮能之久矣就中顯出明行相因只舉一舜顏便見而舜之行道顏子之明道則不待更結言之也

或問前云舜之知而不過回之賢而不過單反過一邊後卻雙影過不及分說此等處極不易看當知說書者須是如此開合盡理說箇賢知自然是美名舜之知亦止與過者同其知回之賢亦止與過者同其賢及至德之已成則

雖舜顏亦但無不及而已抑論天資之難易自然儘着賢知一流而付以行道明道之任若愚不肖者則其用功固必倍也乃言賢知則愚不肖之當企及亦見於此活看足知或問之密而中庸之為有歸宿矣

第七章

擇乎中庸而不能守過不及兩端說須知愚不肖者亦未嘗不曰予知也或問刻意尚行驚世駭俗亦偏舉一端總緣他擇乎中庸後便靠硬做則或過高而不可繼蓋於制行時無加一倍謹始慎微之力則中間甘苦條理不得親切固不能守之期月而不失是賢者之過大端因孟浪疏靡而得其不能守其所知也固然若不肖者雖知之而守之無力又不待言矣

第八章

章句於舜用中說箇行之至至字微有病似只在則是舜行道而道因以行矣至顏子卻作三節說又於擇乎中庸上加真知一層愚意中庸引夫子說既只重行而夫子所言顏子之擇乎中庸亦與予知之人同詞而無異則更不須添一真知於上且章句以言能守繫之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間之下則勿失之矣四字別是一意此一句不是帶下語勿僅於拳拳服膺句僅作一讀弗失者默而識之識也顏子既能得之於己則至道皆成家珍了了識念使以之立教可無恍惚億中不顯不實之病矣顏子早世固不得見其明道之功與舜之行道於天下者等然觀夫子喪予之歎則所以期顏子者非但取其自明也

第九章

第九章之義章句或問本無疵瑕小註所載朱子語錄則大段可疑程朱雖指出中庸於戴記之中不使等於諸禮而實不可捨者則於脩道之謂教註中已明中庸之非無定體矣今乃云中庸便是三者之間非是別有一箇道理則竟抹殺聖賢帝王一段大學術大治道而使為浮游不定之名寄於一切則堯舜禹之所以授受上因天理自然不偏不倚之節文下以盡人物之性者果何所擇而何所執乎此一章書明放着子路問成人一章是顯證據天下國家可均冉求之藝也詩祿可辭公綽之不欲也白刃可蹈下莊子之勇也文之以禮樂則中庸是已到中庸上須

另有一鑿鑿在則於以善成其藝廉勇之用而非僅從均之辭之蹈之中斟酌較好使謂中庸使然則本又尺平說均可辭可蹈固徹上徹下而為言何所見其有太過不及而非中也哉中庸一書下自合其子翁兄弟上至格鬼神受天命可謂盡矣而終未及夫辭祿蹈刃則以就事言之其局量狹小僅以盡之在己而不足於位天地育萬物之大以人言之則彼其為人稱其性之所近硬直故去和未和天下有所謂中庸者而學之也唯均天下國家則亦中庸之所有事而但言均而已不過為差等其土字取章位置其股輔人氏則子路所謂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者固可治十乘之賦求之後世則漢文幾至刑措可謂均之至矣而至於禮樂固謙讓而未違唯其內無存養須臾之功見天命流行之實體而外不能備三重之權以寡過也存養者察者三重之本天理悉著於動靜而知天知人之道見動靜則知天三者存養省察中所為慎獨樂發以備中和之理而行於天下者也中庸一篇始終開合無非此理今乃區區於均天下辭祿蹈刃之中求中庸又奚可哉均天下國家者須撤下他那名法權術如實生龍雜別與一番經綸使上安民治風移俗易方展得中庸之用出若以辭爵祿言之則道不可行而退以明道為己任如孔子歸老於魯者刪定之功方在中庸上顯其能而非一辭爵祿之得其宜便可謂之中庸至蹈白刃則雖極其當如比干者要亦達時命之不猶道既不可行而又不明弗獲己而自靖於死不得愛身以存道矣本文前三也字一氣趨下末一也字結正之謂可乎彼者之不可乎此非謂盡人而不可能亦能均天下能辭祿能蹈刃者之不可許以能乎中庸爾均可辭可蹈者而不可能則能中庸者必資乎存養省察脩德凝道以致中和之用者而後可故下云唯聖者能之語意相為唱和義自顯也中庸之為德存之為天下之大本發之為天下之達道須與盡天人底人日用之而成篤恭而天下平之化豈僅於一才一節之間爭得失哉或問云蓋三者之事亦知仁勇之屬一屬字安頓極活較小註三者亦就知仁勇說來蓋賢者過之之事等語便自不同三者之中庸堂室迥別遠徑早殊僅能三者而無事於中庸則且未嘗不及而況於過前章所云過不及者皆就從事於中庸者言也若就三者以言乎過不及則均天下者黃老過也申商不及也辭爵祿者季札過也賦畫不及也蹈白刃者屈原過也里克不及也乃其過亦過夫三者其不及亦不及夫三者何嘗與中庸為過不及哉若其為知仁勇之屬則就夫人性中之

達德而言亦可謂有此三者之資足以入中庸之德猶再求公縛下莊之可與進文禮樂而已至於用中之知服膺之仁中和而不流不倚之勇彼固未嘗謂津焉而何足以與於斯故或問以取必於行指其不能中庸之病根則謂其就事求可而置大道於未講也抑云事勢之迫則又以原大辭爵祿蹈白刃者不能中庸之故而比干之剖心一往之士可引決焉箕子之陳乾則非箕子者終不能託迹也後儒不察乃於三者之中求中庸亦相率而入於無本之學矣

章句云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固已分明作兩項說若云三者做得恰好便是中庸則三者既難矣做得恰好抑又加難當云中庸難而且難何以云易哉三者之中隨一可焉中庸不可能也三者而皆可焉中庸亦不可能也張子房魯墨秦始皇而不畏死佐漢高定天下已乃謝人間事從亦松遊顧於存養省察之心學堯舜文武三重微民之大道一未之講是三者均可而中庸不可能之一證安得謂中庸即在三者之中哉

第十章

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俱就功用說章句云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是推原語君子之所以能為強者在勝欲而強之可見者則於和不流中立不倚微之故與下二段一例用強哉矯以贊其德之已成四段只是一副本領其能為爾者則勝欲而守乎理也就其與物無競則見其和就其行己不失則其見中立就其不隨物意移則見其不流就其不挾私意以為畔岸則見其不倚所以知此中和為德成之用而非成德之功者若存養而立本則不待言不倚省察而中節則不待言不流故擇守之外別無工夫而唯加之勝欲以貞二者之用而已知仁是性之全體勇是氣之大用以知仁行道者功在存理以勇行道者功在遏欲至於和不流中立不倚則克勝人欲而使天理得其正也須知此一節只寫出大勇氣象其所以能為勇者未嘗言也

第十一章

小註謂深求隱僻如鄒衍推五德後漢讖緯之說大屬未審章句於隱下添一僻字亦贊入隱對顯而言只人所而見者是僻則邪僻而不正矣五德之推讖緯之說僻而不正不得謂隱凡言隱者必實有之而特未發見耳鄒之一流直是無故作此妄想白乎撰出又何所隱此隱字不可貶刺與下費而隱隱字亦大略相同其病自在索上索者強相搜求之義如秦皇大索天下直隸他不知推擊者之主名橫空去搜索若有跡可按有主名可指求則雖在伏匿自可擒捕不勞索矣道之隱者非無在也如何遙空索去形而上者隱也形而下者顯也縱說箇形而上早已有一形字為可按之跡可指求之主名就者上而窮將去雖深求而亦無不可唯一槩去抹下者形籠統向那沒邊際處去搜索如釋氏之七處微心全不依物理推測將去方是索隱又如老氏刪下者可道可名的別去尋箇綿綿若存他便說有我亦無從以證其無及我謂不然彼亦無執以證其必有則如秦皇之索張良彼張良者亦未嘗不在所索之地界上住說他索差了不得究竟索之不獲則其所索者之差已久矣下章說到高飛戾天魚躍于淵可謂妙矣卻也須在天淵魚飛躍上理會鬼神之神不見不聞而不可度也須在仁人孝子齊明盛服上遇將去終不只儘空言便觀十方世界如掌中果無數億佛自他國來也道家說有者有未始有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者到第三層卻脫了氣白平去安立尋覓君子之道則自於己性上存養者仁義禮知之德已情中省察者喜怒哀樂之則天之顯道人之恒性以達鬼神後聖之知能皆求之於顯以知其隱則隱者自顯亦非舍隱不知而特不索耳索隱則行必怪原其索而戈獲者非隱之真則據之為行固已趨入於僻異矣若夫鄒衍之流則所索已怪迨其所行全無執據更依附正道以自解免將有為怪而不得者故愚定以此為異端佛老之類而非鄒衍之流也勇帶一分氣質上的資助雖原本於性所知仁之而已屬人情中庸全在天理上生節文故第二十章言人道敏政人道立也以只說修道以仁說知天知人而不言勇到後兼困勉方說到勇去性有不足而氣乃為功也知仁以存天理勇以遏人欲欲重者則先勝人欲而後能存理如以干戈致太平而後文教可脩若聖者所性之德已足於人欲未嘗深染雖有少須克勝處亦不以之為先務止存養得知仁底天德完全充滿而欲自屏除此如舜之舞干羽而苗自格不賴勇而裕如矣朱子於前數章平叙知仁勇之功到此卻刪抹下勇而曰不賴纔得作聖者功用之淺深性學之主輔許東陽皆出於自然之說惡足以知此

第十二章

愚不肖之與知能聖人之不知不能天地之有憾皆就君子之道而言語大語小則天下固然之道而非君子之
所已脩者也本文用故君子三字作廉隅章句以君子之道冠於節首俱是喫緊節目不可略過唯君子脩明之
俟後聖故聖人必於此致其知能而因有不知不能之事君子修之以位天地故天地亦有不能如君子所位之時
若夫鳶飛魚躍則道之固然而無所待者日充盈流溢於兩間而無一成之體知能定有不至之域不待言聖人之
有所誦矣且如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聖人如何能得而亦何能用之抑又何有不能飛天躍淵為魚者道之不
遐遺於已然之物也而既已然矣故君子但於存心上體認得此段真理以效之於所當知所當能之事則已足配
其尊戴之大莫破之小而經綸滿盛實未須於鳶之飛魚之躍有所致其脩也道有上下天地有天地之上下
君子有君子之上下上下者無盡之詞天地者有所依之上下也察乎天地已修之道昭著之見功也故不言察乎
上下而云察乎天地亦以人之所親者為依耳察乎天而不必察乎鳶飛之上察乎地而不必察乎魚躍之下認取
時不得不極其廣大故不以鳶魚為外而以存充周流行固然之體於心至其所以經之紀之者則或問固云在人
則日用之際人倫之間已分明揀出在天在人之不同矣此中有一本萬殊之辨而吾儒之與異端逕庭者正不以
蟲聲鼠肝翠竹黃花為道也

君子之道而聖人有所不知不能者自脩道而言則以人盡天便為君子之事章句以夫子問禮問官當之極為精
當少昊之官三代之禮亦非必盡出於聖人之所定故僅曰君子知能相因不知則亦不能矣或有知而不能如堯
非不知治水之理而下手處自不及禹是也以此亦見君子之道非天地自然之道而有其實事矣然到第二十七
章又以此為聖人之道則以言乎聖人之行而明者以君子所脩為則君子之脩而疑者以聖人之所行所明為則
也國事立詞兩義互出無不通爾
語小天下莫能破言天下之物莫有能破之者章句一內字極難看內字作中間空隙處解謂到極細地位中間
亦皆注注撲滿無有空洞處也以此言天流行一實無間之理非然也意本文言莫破既就天下而言則
似不當作 者分析釀成兩片一彼一此之謂也則疑天下之事物其或得道之此而不得道之彼者有矣乃

君子推而小之至於一物之細一事之微論其所自來與其所自成莫非一陰一陽和劑均乎之構撰論其所體
備莫不有健順五常咸在其中而無所偏遺故欲破此一物為有陰而無陽彼一物為有陽而無陰此一事道在仁
而不存義彼一事道在義而不在仁而俱不可得大之道之全者如大海之吞吸無有隄畔小而小之道之全
者亦如春霖灌乎百昌一滴之中也是者陽蒸陰潤所交致之雨則禮儀三百三百之中隨一焉而仁至義盡威儀
三千三千之中隨一焉而仁無不至義無不盡也此亦借地喻道也故鳶飛戾天疑為陽升而非無陰降魚躍于淵
疑於陰降而非無陽升健順五常和成一丸味味具足斯則以為天下莫能破也如此方得與天下
親切

唯是箇活底所以充滿天地之間若是煞着底則自然成堆垛有堆垛則有間斷矣間斷處又是甚來故知空虛無
物之地者道理緊密綿綿地所以不睹之中眾象臆陳不聞之中群聲節奏發發者如水潑物着處皆溼也點空跡
環在 與鱖鱖字音義俱別鱖鱖即魚鱖也鱖鱖即魚鱖也鱖鱖即魚鱖也鱖鱖即魚鱖也鱖鱖即魚鱖也鱖鱖即魚鱖也
則不見他生而不竭之盛即如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二語直恁分明覺得必非與物交而為物所引蔽及私意用事
索隱於不然之域者能以此而起與程子所謂必有事而勿正意止如此不可誤作從容自然變動不居解於此一
錯則老氏所謂汎兮其可左右佛氏所謂渠今是我是我不是渠一例狂解而已
造端乎夫婦自是直文猶云造端乎夫婦之所知能也夫不知道之謂愚不能行道之謂不肖非謂其不曉了天下之
事而拙鈍而能也此與聖人對看儘他俗情上于伶百俐勤敏了當也只是愚不肖以此知夫婦云者非以居室
而言也今亦不可謂居室之非道乃若匹夫匹婦之居室卻說是能知行此道不得況上文原以君子之道而言
則固非一陰一陽之道矣人喚作夫婦大率是卑下之稱猶俗所謂小男女非必夫婦具而後云然論語云匹夫夫
婦自經溝瀆亦豈伉儷之謂哉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大概須如此說實則可云三陰三陽之謂道亦可云六陰
六陽之謂道亦可云百九十二陰百九十二陽乃至五千七百六十陰五千七百六十陽之謂道而乾之純陽亦一
陽也坤之純陰亦一陰也夫姤之五陽亦一陰也剝復之五陰亦一陽也

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知則亦一仁一知之謂道矣或問此處夾雜參同契中語彼唯以配合為道故其下流緣託好迷之義附會其彼家之邪說朱子於此辨之不早履霜堅冰其弗懼哉

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與上章所引皇麓詩詞原無二義雲峰謂上章言性體之廣大此言率性者之篤實大是妄分支節率循也言循其性之所有而皆道也豈率性者之別有階梯而不必速如性之廣大乎以人治人觀乎人而得治人之道也不願勿施觀乎人之施已而得愛人之道也庸德庸言之慥慥觀乎人之得失而得治己之道也盈天地之效於我者人而已矣一吾目之見竟見魚而心知其飛躍驚魚之在天淵以其飛躍接吾之心目者也而道不遠於此則亦何篤實之非廣大哉內顧而已之願不願者盡乎人之情矣外顧而人之宜盡誠二與其不克盡者盡乎物之理矣不能觸處得理以擇而執之則必以私意為道拂乎人而揉亂之矣此皆曰予知而好自用之愚者是也陳氏以老莊當之亦未為得

已所不願則推人之必不願而勿施之是怨推己所不願而必然其勿施則忠矣忠在用心上是兩件工夫到事上卻共此一事章向云忠恕之事一字顯出在事上合一後來諸儒俱欠了當在乃以忠為體恕為用似他人述夢自家卻全未見影響
史伯璿添上已所欲而以施之於人一層大是蛇足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是仁者性命得正後功用廣大事若說怨處只在已不欲上推蓋已不欲凡百皆不可施於人即飲食男女亦須準已情以待人若已所欲則其不能推與夫不可推不當推者多矣仁者無不正之欲且其所推者但立達而已文王固不以昌歎飽家為泥未至於仁者哉

此章之義章句盡之矣其他則唯藍田之說為允或問改藍田一段不及元本其治人也其愛人也其治己也分三段為切當者藍峰以下諸說則一無足取錄其所失皆硬摳住忠恕二字作主要以論語一貫之旨橫據胸中無礙無礙不能不說藍田言語來一本萬殊之妙朱子一片苦心為分差等正以防此混亂何諸子之習而不察也本文云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是忠恕事顯然見此但為人之為道者能近取譬一入德之門而已若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而曾子乃云夫子之道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而已矣則豈可哉此亦可言忠恕者如孟子言親親仁也敬長義也親親敬長可言仁義其得以孩提之親親敬長謂仁義之全體大用盡於此乎知此忠恕專在施上說則其上之不足以統治人下之不足以自治亦明矣且本文所云忠恕違道不遠者就人心道體而言所包猶廣而其云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則指事而言尤一節之專詞耳史伯璿心無忠恕漫為指射乃以末節為推己所欲者施之於人舉君父與兄而為眾賤之詞曰人事君事父事兄而為下逮之詞曰施言不順則事不成其顛悖莫此為甚故本文但於朋友言施而尤必以先施為情禮之當則朋友且不可僅言施而況於君父故可言施者必誼疏而卑於己者也其可言人者必並不在朋友之科而為泛然無文特其事勢相干言行相接之人也故自有文字來無有言施忠於君施孝於父者至於上云治人其所治之人則已固有君師之任事在教而不在養治之之術戒休董咸不問其可願不可願也且末節言所求乎子臣弟友其所求之子臣弟友朱子謂為己之子臣若弟亦以在己者痛癢自知而其求之也較悉爾實則天下固有年未有子位未有臣而為人之子弟者其又將何所取則以事其上哉是所求云者不論求己之子臣弟友與從旁公論天下之為子臣為弟友者而皆可取從旁觀之明以破當局之暗也則抑知我之所求者亦得其理於人破道而非為在己之所欲如史氏之所云者人事人父以孝於己何欲哉要此三段文字每段分兩截伐柯伐柯五句言治人之道不遠於人也以人治人改而止則不遠人以為治人之道也忠恕違道不遠言愛人之道不遠於人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則不遠人以為愛人之道也君子之道四言治己之道不遠於人也庸德之行以下則不遠人以為自治之道也道不遠人一人字唯黃勉齋兼人己而言之說為近緣忠恕一段謂以愛己之心愛人故可兼己而言乃施諸己者他人也於人之施者得勿施於人之道則雖云以愛己之心為準而實取順逆之度於人矣大抵此章之旨本言費之小者故極乎淺易然於以見斯道之流行散見於生人情理之內其得失順逆無非顯教與鳶飛魚躍同一昭著於兩間故盡人之類其與知與能與其所未知未能皆可以觀察而盡乎脩己治人之理蓋以明斯道之充滿形著無所遺略無所間斷

而即費可以得隱則其意原非欲反求之己而謂取之一心而已足也中庸以觀物而論語理之行論語以存心而備萬物之理中庸致廣大而論語觀會通固宜忠恕之義大小偏全之不一而不願勿施但為忠恕之一端也守朱子之話而勿為後儒所惑是以讀大全者之貴於刪也

第十四章

目前之人不可遠之以為道唯斯道之體發見於人無所間則人皆載道之器其與魚之足以見道者一幾矣現之境皆可順應而行道唯斯道之散見於境無所息則境皆麗道之墟其與天淵之足以著道者一理矣目前之人道皆不遠是於焉得飛於魚得躍之幾也現之境皆可行道是在天則飛在淵則躍之理也無人不可取則無境不可反求即此便是活潑潑地邵子觀物兩篇全從此處得意雙峰乃以十三章為就身而言十四章為就位而言則前云子臣弟友者未嘗不居乎子臣弟友之位後云反求諸其身者亦既歸之於身矣彼殊未見此兩章大意在只此是費之小者就人境兩端顯道之莫能破故新安謂第十五章承上言道無不在字好而進道有序極為諦當但新安所云承上者似專承素位一章如愚意則必兩承而後見道之無不在也

章句分素位而行與不願其外為兩支道雖相因而義自有別素位而行事之盡乎道也不願其外心之遠乎非道也觀上言行而不言願可知矣乃不願乎其外一支又有兩層不陵不援者據他人所居之位以為外也不怨不尤者據己所未得之位以為外也乃人之有所觀於未得者必因他人之已然而生歎羨故不陵不援為無怨之本而所謂正己者亦別於上文隨位盡道之實但以此心之無邪而即謂之正矣正己如言立身行則言乎行已行與立固必有分也抑不陵不援而統謂之不求且於在上位者而亦云無怨尤此疑乎說之不可通者以在上位而願乎其外必將以諸侯干天子大夫干諸侯若但陵其下則非有求於下勢可恣為不至於不得而懷怨若在上位而願不則又疑人情之所必無按春秋傳凡言強凌弱者字皆作凌左傍以冰謂如寒威之逼人其云侵陵云陵替者字則作陵左傍从阜陵者山之向卑者也離乎上而侵乎下若山之漸降於陵而就平地也則不陵不援義正相類陵下者言侵下之事以為己事也夫人之樂上而不樂下固情也乃當其居上而覆願為下之所為者亦下自喜者之情也如人當在臺諫之職未嘗不思登八座及登八座而不能與臺諫爭權則固自願為臺諫者矣乃以此心而居八座則必身為大臣不恤國體而侵陸臺諫之職欲與小臣爭一言之得失不得而求求不得而怨矣又人之方為子豈不願己之有子及身老而子孫漸長則動成拘忌乃瀆老而有童心思與子孫爭一旦之憂樂不得而求求不得而怨矣夫唯天子則不宜願為臣民而唐宣且自稱進士武皇且自稱大將軍況所云在上位者初非至尊無偶之謂乎審乎此則陵下援上皆據一時妄動之心而言而除取現在所居之位為昔日所居而令懷之他日之所必至而今期之其為外也一而已矣此聖賢之言所以範圍天下之人情物理而無遺蓋田云陵下不從則罪其下既於陵字之義未當又云反仁反知所以不陵則是素位而行之事而非不願乎外之心皆失之已

微只是求意小註云取所不當得於義卻疏求者其心願得之取則以智力往取而獲之矣若幸可取而得焉則不復有命矣富貴福澤儘有不可知者君子俟之則曰命小人微之則雖其得也未嘗不有命在而據其心之欣幸者偶遂其願不可云命而謂之幸矣章句云謂所不當得而得者亦是奚落小人語其實不然如以孟郊之文登一進士亦豈其不當得乃未得之時則云勝前下淚眾裏嫌身既視為幾幸不可得之事迨其既得而云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徧長安花其欣幸無已如自天墮者然則不特人以小人為幸而小人亦自以為幸乃至人不以小人為幸而小人亦自以為幸則唯其位外之願無聊故也

第十六章

章句一然字及其二字一串寫得生活弗見弗聞微也體物不可遺顯也義既兩分故不得不用然字一轉乃如朱氏仲竟為分別則又成窒礙矣弗見弗聞者即以言天體物者也體物不遺者乃此弗見弗聞者體之也侯氏形而上下之言朱子既明斥之矣雙峰猶拾其餘瀆而以為家珍則何其迷也形而下者只是物體物則是形而上形而下者可見可聞者也形而上者弗見弗聞者也如一株柳其為枝為葉可見矣其生而非死亦可見矣所以體之而使枝為葉為葉如此而生如彼而死者夫豈可得而見聞者哉物之體則是形所以體夫物者則分明是形以上那一層事故曰形而上然形而上者亦有形之詞而非無形之謂則形形皆有即此弗見弗聞之不可遺矣不可

見不可聞者之體物不遺鬼神之情固然此弗見弗聞之體物不遺以使得之為物者則其功效也三句全寫性情而功效則在言外不可以體物不遺為功效於鬼神內擲出祭祀一段說是從弗見弗聞中略示一可見可聞之跡延平云今學者有入頭處一語其精此不可見聞者物而有直是祀一株柳去理會則盡量只在可見可聞上去討急切問如何能曉得者裏面有那弗見弗聞底是怎麼生及至到祭祀上卻得通箇消息天下之人四字是大槩說除下那慢慢悔鬼神底不道其餘則淺者有淺者之見深者有深者之見是他一時精氣凝聚散亂之心不生使懶乎如將見之如將聞之而信不遺者之真不可遺也若到聖賢地位齊明盛服以脩其身出門使民皆以承祭之心臨之則不但於祭祀時見其洋洋而隨舉一物皆於其不可見者雖不以目見而亦見之不可聞者雖不以耳聞而亦聞之矣乃此理氣之洋洋者下逮於天下之人固亦時與之相遇特習而不察而不知窮視聽於耳目之間而要亦何嘗違人而託於希微之際也故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東陽許氏以祭祀為識其大者殊屬孟浪

第十七章

舜其大孝也與只此一句是實贊其德下面俱是說道用之廣舜之所以為舜者一孝盡之矣所以造端乎夫婦而察乎天地也東陽許氏說下五句為孝之目極是乖謬舜之孝固有五十而慕及於烝又格格之實為極其大豈可將此等抹煞但以聖人而為天子為其孝乎孟子說天下之士悅之者賢人君子之稱悅者悅其德也天下皆悅其德乃聖人莫不尊親之實而孟子曰人悅之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則舜之不以此為孝明矣就中唯德為聖人一語可附會立義謂脩德立身乃孝之大者其說大抵出於孝經而論孟中說孝總不如此汗漫父子之於父母使不得轉一計較在故先儒疑孝經非孔子之舊文以其苟務規恢而無實也孔子說父母惟其疾之憂曾子說全而生之全而歸之此是痛癢關心處不容不於此身而見父母之在是孟子謂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但云不失則已載變變惻惻之意而不敢張大其詞以及於德業若孝經所稱立身成名揚於後世卻總是寬皮話搭不上以此為教則將舍其真義不容解之實而求之於時艱欲羨之地於是一切功名苟簡之士得託之以為藏身之區數矣人所疑者德為聖人實有聖學聖功聖德聖業在不與尊富之俟命於天者同不見尚書說天錫勇知詩稱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子貢亦曰固天縱之將聖德至聖人徒可以人力強為之乎若云不全恃天而廢人則位祿與壽為其名即亦非無臨御保守學生永命之道豈但聖德之為有功耶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則為仁之事皆自孝弟而生倘云脩德以為孝則是為仁為孝弟之本矣豈不顛倒本末而逆施先後哉況子思引夫子此言以見中庸之道即匹夫匹婦所知能者馴至其極而德無不備命無不可受此以為祭乎天地之實則一本萬殊之旨所以顯君子之道費無不微而隱不易若云脩德受命而後為能盡孝則是造端乎大而以成夫婦之知能矣是天地位萬物育而後能致中和不已逆乎故唯章句道用之廣四字為不可易其餘皆不足觀也

第十八章

所云無憂者其唯文王亦但以統論周家一代之事前自太王季而開王業後至武王周公而成王道以見積數世聖賢之功德以建治統而文王適際天俟命之時也初非上下古今帝王而但謂文王為無憂則海陵雲峰之說皆不足存憂字有兩義有事不遂志而可憂者在文王固無之繫傳言作易者其有憂患之謂也有事在可為而不必勞其憂思者則此言無憂是也天命未至人事未起不當預計天下之何以治何以教而但守先德以俟故武王之績緒克商周公之制禮作樂憂勤以圖成者皆文王之所不為而非其不足以體道之廣乃唯文王宜然耳使武王周公而亦猶是則是忘天下而道之不行不明也無所託矣自非文王則道用本廣不得以憚於憂而置之也若如二胡氏所云舜禹無憂父堯舜無首子則父之不合既非人子所可用其憂者故舜亦但不順父母為憂而不以瞽瞍之頑為憂孟子謂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終身訥然深見人子之心唯知有親而其賢不肖直不以改其一

引此以釋道用之廣則見三聖開周因仍次序以集武功而成文德故制作隆而中和之極建乃以體君子之道而無所曠率性之道自唐虞以前未有異修道之教至成周而始隆所為道有顯微不可掩而抑不可盡非一聖人之知能所得竟也彼屑屑然較父子之賢愚於往古者其何當焉

第十九章

章句云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言之蓋謂推其孝思以立則於天下禮雖有同異而以敬其所尊愛其所親者同也春秋修其祖廟以下三節皆通上下而言故章句於祖廟備紀諸侯大夫適士官師之制則亦以明夫非但武周所自行之禮也然就中有兼言者有分言者有上一例者有差等者各殊者直不可執一立解雜舉自天子以至於士之禮或全或偏正以見其周備即其獨為天子之禮亦必有其可通於大夫士之道如大夫以下助祭者職之辨非若郊社禘嘗專言王侯而不及大夫也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諸侯大夫亦固有之章句云若周之赤刀大訓云云舉一周以例其餘故曰若亦可云若魯之寶玉大弓衛孔悝氏之鼎也許東陽徒以顧命所陳之寶當之自屬泥室而裳衣時食凡有廟者之必設必薦又不待言矣其云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者謂以禘祫序列祖宗昭穆之禮行之於凡祭以序助祭之同姓乃通合祖之義以合族也死者既各有廟唯禘祫則合於太廟以父南子北序之此唯王侯之大享為然而以此禮通諸合族之義則自大享以達於時祭自天子以達於士自太廟以達於禘廟苟其有同姓在助祭之列者皆不復問其爵之有無族之親疎而一以昭穆序之舉夫朝廷之貴賤有級宗室之大宗小宗有別宗室謂宗至此而尊尊之義皆繼焉而一以行輩為等夷所以加恩於庶賤而聯之也特牲饋食禮有眾兄弟弟子之文則雖士祭其禰同姓咸在豈必天子之大享而後序昭穆哉其為王侯之制而下不祭於大夫者唯序爵耳以士不受命不得稱爵大夫之祭唯士與焉則固無爵之可序也若序事辨賢自通乎上下而言在特牲饋食禮固有公有司及私臣為宗祝佐食者而少年饋食則司馬宰夫雍人咸備焉其在諸侯之備官又無論矣乃若旅酬之其下逮於士祭畢之燕於士無禁禮有明文固可考也是知章句所云通於上下者括脩廟以至燕毛而統言之矣然則所云踐其位行其禮者其樂既承上文而無特起之詞則亦通上下之承祭者而言也踐主

祭之位得致敬以昭對於祖考曰踐其位階行其所得為之禮以秩神而叙人曰行其禮奉其所得奉之樂以合漠而娛神曰奉其樂此三其字乃泛指之詞泛言其而隆殺差等之不一者見矣又云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亦謂武周既以此禮自敬其先王之所尊愛其先王之所親而使諸侯以達於士皆得以敬愛其先人之所尊親者而事死如生事亡如存文無不稱情無不盡斯以廣愛敬之德於天下而先王之志以繼事以述也故曰孝之至也章句前云禮通上下而此乃云其指先王則有自相矛盾之病特其所云其指先王者則以釋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之其而不以上累乎踐其位行其禮奉其樂之其親朱子引虞禮反哭升堂主婦入室之文以明之則亦顯夫其者指主祭者而非先王之謂禮璋與此其註者之而章句中文義未為界斷後人積疑之所自生乃其專以先王而言則句自成疵固當統言先人而後與通於上下之旨不相背也黃氏云上下通踐其位大破群疑而於以為功於朱子者不小矣總以此章之旨謂武王周公盡其孝之道而創制立法推行上下無不各俾盡其性之仁孝於以見道用之廣而夫婦所知能之理者極其至而察乎上下故未復以郊禘之義明而治國無餘編者終之若但以天子之自承其祭者言之則極乎煩重而但以畢其孝思則本大未小體廣用微豈不與中庸之道相為刺謬而異端萬法歸一之逆說自此生矣知此則廣乎之言表固賢於藍田之言裏是以朱子或問中雖兼採游呂之說而語錄獨稱廣平之周密若譚氏致敬之論則其泥而不通也久矣

序事辨賢唯龜山之說為當藍田殊未分曉人之當為宗當為祝當為有司固先已各居其職矣至有事於廟中則太宰贊宗伯泣禘禘其祭以祝自為祝有司各司其事非臨時差遣隨命一人而授以事也明其所以辨賢者辨者昭著之義以平日之量德授位因能授職至此而有事為祭則以顯賢者之別於不賢者而堂室異地貴賤異器又以彰大賢者之殊於小賢也上言辨賢賤亦是此意不然爵之貴賤豈素無班序而直待廟中始從而分別之哉辨賢只是辨官位事惟能建官惟賢賢也者即位之謂也其別於上所云序爵者則公侯伯子男卿大夫之謂爵六官之屬之謂位爵如今王公侯伯及光祿大夫至修職佐郎是位則內閣六部至倉巡驛遞等衙門是辨賢辨職之古今原分作兩等此序爵序事之所以別而貴賤與賢亦可以互文見意也周禮固有澤宮選士之文然所

選者士爾太宰宗伯之類既以尊而不待選家亦然則祝則世其職而不容旁選唯如宰夫上士八人中士十六人下士三十有二人具員已繁不能盡與於祭則以射擇之耳而供戒具薦羞賦滌濯者亦必就此五十六人中擇之終不他取於別官之賢者而一聽之於射故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亦如諸侯之得與祭亦以射擇而宋公之有淫威魯侯之為懿親則不待選於射而必與焉蓋爵之貴賢之尊雖素有等威之別而合之於廟中俾其貴其賢得昭著以為榮焉此愛其所親之道也

讀四書大全說卷三

中庸第二十章

脩道以仁只陳新安引志道據德依仁為據及倪氏自身上說歸心上之說為了當脩身以道只說得脩身邊事脩道以仁則脩身之必先正心誠意者也道者學術事功之正者也學術事功之正大要在五倫上做去章句以天下之達道當乃為指出道所蘊麗之大者非竟以達道之道釋此道字若仁者則心學之疑夫天理者也其與三達德之仁自不相蒙彼以當人性中之德而言故曰天下之達德此以聖賢心學之存主言故章句云能仁其身必不獲已則可云與下誠字相近然就中須有分別此仁字之可與誠字通者擇善固執之誠也三達德之仁言天德此仁言聖學亦彼以性言而此以理言也

不意宋門之義禪乃有如雙峰以鬼對人之說史伯璿譏之當矣然雙峰豈解能奇只是傍門求活見地仁者人也豈可云不仁者鬼乎夫子謂鬼神之為德為誠之不可掩鬼豈是不仁底雙峰引論語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作語柄早已失據在論語本謂幽明無二理既無二理則非人仁而鬼不仁審矣彼似在氣上說生氣仁死氣不仁則以氣主理其悖既甚而彼意中之所謂死氣者又非消息自然之氣乃大枉屬害之邪氣使然則人之有不正而害物者多矣統云仁者人也不已礙乎子曰人之生也直於直不直而分死生且不於之而分人鬼死生與而况於仁乎聖人斬截說箇仁者人也者人字內便有徹始徹終屈伸往來之理如何把鬼隔開作對壘得必不獲已則或可以物字對然孟子以萬物皆備為仁中庸亦云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者大字也撇物字不下特可不仁者之心行而斥之曰不仁者禽也為稍近理要此仁字不與不仁相對直不消為樹此一層藩籬仁者屬人道而言人也屬天道而言蓋曰君子之用以脩道之仁即天道之所以立人者也賦性立人則知親親為大是推入一層語非放出一層語親親是天性之仁見端極大處故章句云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此處不是初有事於仁者之能親切故曰深體味之可見是朱子感動學者令自知道處雙峰之孟浪其不足以語此又何貴焉

仁字說得來深闊引來歸之於人又引而歸之於親親乃要歸到人道親親賢賢自然不可泯滅與自然不顯

儉而不足與於先王之典禮亦有不以仁脩道者如蘇威之五教非果有惻怛愛民之心而徒以強氏也若行於五者之間而不以知仁勇行之則世之庸流皆然正牆面而立一物不能見一步不能行矣一者之辨井然取之本文而已足

以生家為知學利為仁困勉為勇直不消如此說此兩條文字上承所以行之者一而言則俱帶一誠字在內後而明故着從容中道者生安也擇善固執者學利也愚之明柔之彊者困勉也生知者誠明也安行者至誠也學知者明誠也利行者誠之為貴也困勉行者致曲也以其皆能極人道之誠之以為德為學故知之成功莫不一也各致其誠而知用其知用其仁知用其勇行其知以知之行之行其仁以守之行之行其勇以作之止字斷知仁是二達德者皆有知行之二用且不得以知屬知行屬仁而況於以生安分知學利分仁困勉分勇乎所以謂知誠有行者如博學屬知而學之弗博弗措則行矣至於仁之有知知尤為顯別顏子之服膺弗失者其擇乎中庸者也若勇之亦有知者則固曰知恥近乎勇矣必從而區分之則誠明無合一之理於行無知則釋氏之暮直做去不許商量於知無仁則釋氏之心花頭開不落蹊徑至於以仁為學利而非生安既無以明辨夫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之與此迥異以勇為困勉則書所謂天錫勇知孟子所謂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者又豈非舜湯之勇乎朱子與諸家之說彼此各成一家言而要無當於大義則惟此二段之言以誠行達德而非以知仁勇行達德也

章句未及乎達德句有病不如小註所載朱子學無所從入一段文字為安達德者人之所得於天也以本體言以功用言而不以成德言非行道而如何可云及與未及知仁勇之德或至或曲固盡人而皆有之持驥語人皆有此德則初學者且不知吾心之中何者為知何者為仁何者為勇自有其德而自忘之久矣唯是好學力行知恥之心也則即此三者以求之天德不遠而所以脩身者不患無其具矣此猶孟子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故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之心驗於情也唯有得於知故遇學知好唯有所得於仁故於行能力唯有所得於勇故可取必知性之驗於心也唯達德之充滿具足於中故雖在蔽蝕而斯三者之見端也不泯盡其心則知其性雖在聖人未嘗不於其到功而脩身治性之道畢致焉得謂其未及乎達德而僅為勇之次哉

於好學回之拳拳服膺亦其仁之發端於力行君子之至死不變亦其勇之發端於知恥性為天德不識不知而合於帝則心為思官有發有徵而見於人事天德遠而人用邇涉於用非體而資乎氣不性故謂之三近從所近以通其真故曰從入曰由是以求之曰入德朱子此說其善達聖言而有功於初學者極大章句顧不取之何也

既云脩身以道抑云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此又云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說若龐雜此中庸之所以不易讀也唯熟釋本文以求其條理則自得之云以道云不可不事親者言脩身之事也云知斯三者言脩身之功也事則互相待而統於成故可云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抑可云順親有道反身不誠不順乎親功則有所循以為資故知三近而後脩身之所以者不迷也舍其從入之資則亦茫然無所用以為脩身人道之固然其誠者身之理著於人道之能誠之者德之幾見於心也固然能誠者而一合乎誠則亦同乎所性而不悖故統之曰人道誠政脩身以道者太極之有其陰陽也知斯三者知所以脩身陰陽之有其變合也陰陽質也變合幾也皆人之所以為人道也君子脩之吉脩此者也嗚呼微矣君子之道斯以為託體於隱而豈雲峰峻推順推高之說所得而知

脩身則道立雲峰以為道即天下之達道字義相肖輒以類從此說書之最陋者也朱子引書皇建其有極以釋此極為典核洪範說皇極則是無有作好無有作惡無偏黨無反無側其與達德豈有交涉下云齊明威服非禮不動止在君身之正直上做工夫而以天下之無奇邪者為效驗然則章句所云道成於己而可為民表正謂君之身脩而可為斯民不脩之身示之則也脩身自有脩身之事盡倫自有盡倫之事親親以下乃理雖相因而事自殊致無有私好而天下無偏黨反側之好無有私惡而天下無偏黨反側之惡則所謂上見意而表異上見欲而姑息與夫宮中好高鬢城中高一尺之弊可無慮矣是道德一而風俗同也若五達道之事則親親為盡父子兄弟之倫敬大臣體羣臣子庶民為盡君臣之倫尊賢懷諸侯為盡朋友之倫事各有施效各有當君於盡倫之外自有建極之德民於明倫之外亦自有會極之猷且如陳之奢而無節魏之儉而已編者夫亦何損於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德義而其君為失道之君國為無道之國則唯君之好惡不裁於禮而無可遵之道也雲峰既不知此乃云以下八者

皆道立之效其因敵而陷因陷而離蓋不待辨而自明矣所謂賓旅者賓以諸侯大夫之來觀問者言之旅則他國之使脩好於鄰而假道者又如失位之寓公與出亡之羈臣皆旅也唯其然故須嘉善而矜不能當時禮際極重一言一動之失得而所以待之者即異矣然善自宜嘉而不能者亦當以其漂泊而矜之以重耳之賢而曹人裸而觀之不能嘉善也周人掠樂盈之財而不念其先人之功非以矜不能也若孟子所言行旅則兼游說之士將適他國者說傳易者以孔子為旅人亦此類也

豫之為義自與一不同一者誠也誠者約天下之理而無不盡貫萬事之中而無不通也豫則凡事有凡事之豫而不盡一矣素定一而以臨事將無為異端之執一耶一者微乎始終而莫不一豫者脩乎始而後遂利用之也一與豫既不可比而同之則橫渠之說為不可易矣橫渠之所云精義入神者則明善是已夫朱子其能以明善為豫乎章句云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則是該治民以上至於明善而統以引伸素定之功也是朱子固不容不以明善為豫而或問又駁之以為張子之私言則愚所不解夫明善則擇之乎未執之先也所謂素定者也誠則成物之始而必以成物之終也不息則久久而乃以成物純亦不已而非但取其素定者而即可以立事是誠不以豫為功猶夫明善之不得以一為功而陷於異端之執一也故以前定言誠則事既有所不能而理尤見其不合浸云先立其誠則先者立於未有事物之前也是物外有誠事外有誠斯亦游於虛以待物之用而豈一實無間之理哉言誠者曰外有事親之禮而內有愛敬之實則愛敬與事親之禮而同將其於未嘗事親之先而豫立其愛敬乎且亦將以何一曰者為未嘗事親之曰耶抑知慎終追遠誠也雖當承歡之日而終所以慎遠所以追不可不學問思辨以求其理是則可豫也若慎之誠乎慎追之誠乎追斯豈可前定而以待用者哉又曰表裏皆仁義而無一毫之不善則亦初終皆仁義而無一刻之不仁不義矣無一刻之不仁不義則隨時求盡而無前後之分也明一善而可以給終身之用立一誠而不足以及他物之感如不順乎親固不信乎友然使順乎君子之誠之必致曲而無所不盡焉唯學問思辨之功則未有此事而理自可以預選擇之既素則由此而執之可使所明者之必踐而善以至故曰凡事豫則立事之立者誠也豫者明也明則誠誠則立也一乎誠則盡人道以合天德而祭至乎其

禮豫乎明則備天德以敏人道而已大明於其始雖誠之為理不待物有誠之功不於靜處而徹者不殊其微乎未有存養於其靜者尤省察於其動安得如明善之功事未至而可早盡其理事至則取諸素定者以相應之而不勞哉若云存誠主敬養之於靜以待動夫所謂養之於靜者初非為待動計也此處一差則亦老子所謂執大象天下往冲而用之或不盈之邪說而賊道甚矣夫朱子之以誠為豫者則以中庸以誠為樞紐故不得不以誠為先務而樞紐之與先務正自不妨異也以天道言則唯有一誠而明非其本原以人道言則必明善而後誠身而明以為基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是明善乃立誠之豫圖審矣後此言天道則誠以統明而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曰知天地之化育有如誠前而明後然在天道之固然則亦何前後何豫何不豫何立何廢之有言豫言立者為人道之當然而設也故二十五章云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也二十七章云道問學道學問者取法以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二十九章云知天知人蓋無有不以明為先者也道一乎誠故曰所以行之者一學始乎明故曰凡事豫則立若以誠為豫而誠身者必因乎明善焉則豈豫之前而更有豫哉誠則明者一也不言豫也明則誠者豫也而乃以一也此自然之分不容紊者也中庸詳言誠而略言明則以其為明道之書而略於言學然當其言學則必前明而後誠即至末章以動容靜存為聖功之歸宿而其語入德也則在知幾入德者豫之事也張子顯以明善為豫正開示學者入德之要而求之全篇求之本文無往不合朱子雖不取其說而亦無以折正其非理之至者不可得而易也

外有事親之禮而內盡愛敬之實二句不可敬重內無愛敬之實而外脩其禮固是裏不誠不可說作內有愛敬之實而外略其禮則是表不誠事親之禮皆愛敬之實所形而愛敬之實必於事親之禮而著愛敬之實不可見不可聞者也事親之禮體物而不可遺也中庸說君子之道費而隱費必依隱而隱者必費若專求誠於內心則打作兩片外內不合矣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教者皆性而性必有教體用不可得兩分也誠之為道不盡於愛敬之實朱子將與順親之誠一端以例其餘耳到得誠之至處則無事不然無物不通故或問以順親信友獲上治民無施不效而言上云所以行之者一孟子謂至誠未有不動一實則皆實行則行之旨且

就君民親友而言之猶是誠身一半事但說得盡物之性所以成物經綸大經一邊若誠身之全功固有盡性成己立本知化之成能而存心致知之學以尊德性道問學者自有其事若本文特頂事親一項說則以其成物之誠本末親疏之施聊分次第爾況此原但就在下位者而推之而非以統括事理之全也不知此則將以孝經立身揚名之說為誠身事親之脈絡纏以揚名為孝則早有不誠矣故曰孝經非孔氏之舊文

中庸一部書大綱在用說即有言體者亦用之體也乃至言天亦言天之用即言天體亦天用之體大率聖賢言天必不捨用與後儒所謂太虛者不同若未有有用之體則不可言誠者天之道矣舍此化育流行之外別問言空之太虛雖未嘗有妄而亦無所謂誠者老二家都向那畔去說所以儘着鑽研只是捏議或問一元之氣天下之物二段禁住氣化上之義正是人鬼關頭分界語所以中庸劈頭言天命者令也令猶政也末尾言天必言載載者事也此在天之天道亦未嘗遺乎人物而別有其體易言天行健喫緊拈出行來說又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只此萬物之資始者便足以統盡乎天此外亦無有天也況乎在天之天道其顯諸仁者九切藏諸用者尤密乎天道之以用言只在天字上見不在道字上始顯道者天之天用所流行其必由之路也周子言誠以為靜無而動有朱子謂為言人道其實天道之誠亦必動而始有無動則亦無誠而抑未可以道言矣

北溪分天道之本然與在人之天道極為精粗其以孩提之知愛稍長之知敬為在人之天道尤切知此則知誠者天之道盡人而皆有之故曰造端乎夫婦以夫婦之亦具天道也此不思不勉是夫婦與聖人合撰處豈非天哉北溪雖是這樣分別疏明然學者仍不可將在人之道與天道之本然判為二物如兩間固有之火與傳之於薪之火原無異火特麗之於器者氣聚而加著耳乃此所云誠者天之道未嘗不原本於天道之本然而以其聚而加著者言之則在人之天道也天道之本然是命在人之天道是性性者命也命不僅性也若夫所謂誠之者人之道則以才而言才者性之才也性不僅才也惟有才故可學擇善而固執之學也其以擇善而善可得而擇固執而善可得而執者才也此人道之極致有是性固有是才有是才則可以有是學人之非無路以合乎天也有是才必有是學而後能盡其才人之所當率循是路以合乎天也人之可以盡其才而至於誠者則北溪所謂忠信其開示總具可

謂深切著明矣擇善固執者誠之之事忠信者所以盡其擇執之功弗能弗措而已百己千則盡己以實之功也雖愚而於忠信則無有愚雖柔而於忠信則無有柔者故曰十室之邑必有如夫子者焉夫道本而君子之學必此為主此道也若知仁勇則雖為性之德亦誠之發見而須俟之愚明柔禮之餘始得以給吾之相故行知仁勇者以一而不藉知仁勇以存誠巽峰雲峰之說徒為葛藤而喪其本矣由明而誠者誠之者也明則誠者人之道也惟盡己以實而明乃無不用則誠乃可得而執是以統天下之道於一而要人事於豫也豫斯誠也

仁義禮是善善者一誠之顯道也天之道也唯人為有仁義禮之必脩在人之天道也則亦人道也知仁勇所以至於善而誠其身也誠乎身之功也天所以能行此知之所知仁之所守勇之所作於五倫九經者忠信也人之道也人於知仁勇有愚明柔禮之分而忠信無弗具焉人道之幸於天者也人道惟忠信為咸具而於用尤無不通王四行而為其王雖書中宮之五十六敬政者全在此其見德也為知仁勇其所至之善為仁義禮其用之也於學問思辨行而以博以審以慎以明以篤則知仁勇可行焉仁義禮可脩焉故曰人道敏政朱子所云表裏皆仁義而無一毫仁不義及云外有事親之文內盡愛敬之實皆忠信之謂特引而未發北溪顯天德聖功王道之要於二字之中嗚呼至矣哉

聖人可以言誠者而不可以言天道非謂聖人之不能如天道亦以天道之不盡於聖人也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人皆有其一端即或問所謂惻隱羞惡之發者皆不假於思勉特在中人以下則為伎害貪昧之所礙而違天者多矣乃其藉擇執之功已百而後得者必於私欲之發力相遏阻使之出而無所施於外入而無所藏於中如此迫切用功方與道中若聖人則人之所不學慮而知能者既咸備而無難於以擇執亦無勞其理欲交戰之功則從容而中道矣其然則此一誠无妄之理在聖人形器之中與其在天而為化育者無殊表裏融徹形色皆性斯亦與天道同名為誠者而要在聖人則終為人道之極致故章句云則亦天之道語意自有分寸不得竟以天道言聖人審矣

所以然者則以聖人之德合乎天道而君子之學依乎聖功也故自此以後十三章皆言聖合天賢合聖天人一理
聖賢一致之旨使不思不勉者為聖人之所獨得則不可名為天道天無私凡物皆天使君子之擇善固執為聖人之所
不用則君子終不能循此以至於聖人之域矣而下云明則誠云曲能有誠以至於化云性之德也時措之宜也又
豈因他塗而底聖境哉且所謂聖人者堯舜文王孔子而已矣堯舜之惟精擇善也默而識之固執也特於所謂自己
固執也文王之緝熙擇善也不固執也孔子之學而不厭擇善也默而識之固執也特於所謂自己自己者則從
容可中無事此耳而能弗措自己己者為學利困勉者多同功非學知利行之必不須爾此自體驗而知之非可
徒於文字求支派也截分三品推高聖人既非中庸之本旨且求諸本文順執趨下又初未嘗為之界斷章句於是
不能無訓詁氣矣

脩道聖人之事而非君子之事章句已言之明矣既須脩道則有擇有執君子者擇聖人之所擇執聖人之所執而
已即如博學審問思聖人之小事但聖人則問禮於老聃問官於郊子賢不賢而焉不學君子則須就聖人而學問
之不然則不能隨其德揚其善而用其中而反為之惑矣耳順不順之分也聖人不廢擇執唯聖人而後能
盡人道若天道之誠則聖人固有所不能而夫婦之惑不自可以與知與能者也聖人體天道之誠合天而要不可
謂之天道君子擬聖人之道蓋人而要不可曰聖人然蓋人則德幾聖矣合天則道皆天矣此又後十三章所以明
一致之旨也讀者須於此兩誠者兩誠之者合處得分分處得合他語意聯貫之妙儻個割裂皆為失之

章句分知仁勇處殊少分曉前言知仁勇以平數三德何嘗專知仁而卑勇且云三者天下之達德所以行之者一
則自天道而言唯命人以誠故人性得以有其知仁勇自人事而言則以忠信為主而後可以行其知仁勇之德於
五達道之關朱子所謂無施而不利者知仁勇之資誠以為功也及其知之及其成功則自從容中道以至於未免
愚柔者知皆如舜仁皆如顏勇皆如不流不倚之君子或不由知仁勇以得誠況可析學利為知仁困勉為勇哉且
朱子前素以生安為知學利為仁而此復統知仁於學利足見其意之重者必有其所以然也唯章句而為二字較為得之
以誠之者之功乃以為功於知仁也然如此說亦僅無弊而於大義固無礙至於便峰雲峰之為說割裂牽連於

學問之道釋經之義兩無交涉則吾不知諸儒之能有幾歲月而以消之於此豈博其猶賢之謂乎若復峰以從容
為勇則益可資一笑其曰談笑而舉百鈞則有力之人而非有勇之人也要離之順風而順羊枯之射不穿札豈不
勇哉若鳥獲者則又止可云力而不可云勇勇力之判久矣矣有力者可以配仁守而不可以配勇力任重而勇禦侮
故朱子以過欲屬勇存理屬仁存仁之功則有從容竭履之別禦侮之勇則不問其從容與否須羽之啗噉叱咤豈
得謂其勇之未至哉故朱子曰不賴勇而裕如如賴勇矣則千古無從容之勇士子之語大勇曰雖千萬人吾往矣
是何等震動嚴毅教人奪人豈談笑舉鼎之謂哉

學問思辨行章句言目而不言序目者若綱之有目千目齊用又如人之有目兩目同明故存程子廢一不可之說
以證之或問言序則為初學者一向全未理會故不得不緩議行而以學為始其於誠之者擇執之全功固無當也
朱子語錄有云無先後而有緩急善足通或問之窮乃以學為急行為緩亦但為全未理會言言爾實則學多弗能
則急須辨問之弗知則急須思之弗得則又須學辨之弗明仍須問行之弗篤則當更以學問思辨養其力而方
學問思辨之時遇著當行便一力急於行去不可曰吾學問思辨之不至而俟之異日若論五者第一不容緩則莫
如行故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才弟子尚然而况君子之以其誠行於五達道之間人君一日萬幾而求敏其政者哉
第二十一章

曰性曰道曰教有賢而成章者也曰天命曰率性曰脩道則事致於虛而未有其名實者也溯其有實成章者於致
虛之際以知其所以自來故曰之謂曰自誠明有其實理矣曰自明誠有其實事矣性為功於天者也教為功於人者
也因其實而知其所以為功故曰謂之天命大而性小性屬一率性虛而道實脩道方為而教已然命外無性性外
無道道外無教故曰之謂彼固然而我授之名也誠明皆性亦皆教也得之自然者性復其自然者亦性而教亦無
非自然之理明之所生者性明之所麗者亦性也仁義禮智而教亦本乎天明之所生特其相因之際有繼有存存
性有通有復則且於彼固然無分之地而可為之分故曰謂之我為之名而辨以著也黃洵饒緩急之訓未當二者
之義

章句云所性而有由教而入則就性之所擬與教之所成者言是移下因取聖賢而分實之以其人語自可通小註
所載朱子語錄及或問所取藍田之說則畢竟於性教兩字不安孟子言君子所性一所以與所欲所樂一例言君
子所見以為己性者也觀孟子言耳目口鼻之欲君子不謂之性則知所性者君子所謂之性非言君子性中之境
界而謂見性後之所依據也若其云堯舜性之則愛就堯舜之功用而言如動容周旋中禮四事皆推本其性之撰
而原其所以得自然成宜者性之德也而非以性為自然之詞也至於教非學學非教義之必不可通也則尤明甚
由教而入者賢人之學而必不可謂教者賢人之事故蓋田於此亦有所不能誣而必云聖人之所教夫學以學夫
所教而學必非教教以教人之學而教必非學學者有事少詞也教者成法之謂也此而可屈使從我之所說則亦
何不可抑古人以徇其私見哉要此一節文字自分兩段上二句以理言下二句以事言於理而見其分則性原天
而教自人於事而著其合則合天者亦同乎人而盡人者亦同乎天既顯分兩段則陳氏下二句結上意之說直成
齒莽若夫理之分者未嘗不合則首章已顯明其言性教原自一貫總言性則固有其教凡言教則無不盡於性事
之合者固有其分則自誠明謂之性而因性自然者為功於天自明誠謂之教則待教而成者為功於人前二句固
已足達其理不待後之覆為申說也愚欲於兩段相承之際為之語曰聖人之盡性誠也賢人之奉教明也誠則明
矣教斯立矣明則誠矣性斯盡矣如此則轉合明而可以破此章之疑然本文云誠則明矣而不云性則無不明矣
明則誠矣而不云教則可以至於誠矣是亦足見上二句之未及乎聖人賢人必待下二句誠則明矣一誠字方以
言聖人之德足乎誠明則誠矣一明字方以言賢人之學因乎明是章句德無不實八句僅可用以釋下二句誠明
二字而上二句則未之釋此章句之疎也聖人之德自誠而明而所以爾者則天命之性自誠明也賢人之學自明
而誠而其能然者惟聖人之教自明誠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翁闢變化有其實然則為等為教然昭著於萬
物之中一為飛魚躍之可以仰觀俯察而無不顯自誠而明者惟其有之是以者之也於天為命而於人為性也然
其所以不言命者則命唯一誠而性乃有此虛靈不昧之明也聖人之德以其喻乎己者紀綱條理昭晰不惑得以
列為禮樂刑政確然行於天下後世使匹夫匹婦可以與知能而盡其性自明而誠者推其所已明以為明為不

誠者明夫天理之固誠而有章有質及之天理而皆非妄也於聖人為道而於天下為教也然其所以不言道者則
聖人之於道唯率其本明而既立為教乃使理麗於實也天不容已於誠而無心於明誠者天之道也明者人之天
也聖人有功於明而不能必天下之誠明者聖人立教之本也誠者教中所有之德也賢人志於誠而豫其事於明
則不明乎善不識乎身學商思辨所以因聖而為功者也此在天在人聖賢教賢由教之差等固然其有別也
而在天為誠者在人則必有其明明投於性而非性之有誠而無明故聖人有其誠而必有明聖之所以盡性而合
天固其自然之發見聖之所明者賢者得之而可以誠明開於聖教而非教之但可以明而無言於誠故賢人明聖
人之所明而亦誠聖人之所誠賢之所以學聖人而幾於天者明尤其用功之資始然則性必有明而後教立學必
由明而後因教以入道故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明雖在天所未有而聖必有之自明誠明字在賢必用明則誠矣明
中庸所以要功於誠而必以明為之階牖也一章之旨大槩如此乃以求以下十二章無不合符末章指示入德之
功必以知幾為首首章平列性道教而必以教為歸亦無不合符者然則於此章竟刪抹節次混合為一如陳氏所
云下結上者要其立義漫無歸宿而太義不顯子思亦何事為此區別之言絕天下以作聖之功哉

第二十二章

二十二章以下章句繫之語云言天道也言人道也須知朱子是摭括來說箇題目使人記憶其實則所云言天道
者言聖人之且體乎天道也言人道者言君子之克盡乎人道也聖人自聖人天自天故曰可以贊可以參曰如神
曰配天俱有比擬有差可以者未可而可之詞也曰如曰配者雖異而相和相配也孟子言聖人之於天道固
分別一如言仁之於父子仁者心德父子者天倫仁非即父子則天道亦非即聖人審矣又獨以人道歸君子亦不
可人道須是聖人方盡得故言人道章亦曰唯天下至誠為能化曰大哉聖人之道言天道章亦云能盡其性在天
為命在人為性盡性固盡人道也論語言性與天道性天之分審矣直至賢化育參天地而後聖人之體天道者見
焉要其體天道者亦以其盡人道者體之爾此等處庸原要說合見得知之成功之一故於聖人分上說天地之
化育天地之道維天之命天地之所以為大於君子分上說聖人之道峻極于天說誠者自成所以成物說建諸天

地而不悖乃至動察靜存之功馴至於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無非此理聖則合天矣賢則合聖矣合聖而於天又豈遠哉諸儒徒區區於生安學利困勉之分而不知盡性即以至命之合大失本旨

或問於第二十章說誠之處推天人之本合而其後人遂有不誠以異乎天者其害在人欲至此章言至誠盡性而以無人欲之私為之脈絡此朱子喫緊示人語轉折分明首尾具足更不圖圖蓋履其不取程子窮理便是至命之說亦爭此耳蓋誠者性之樞也性者誠之所麗也性無不誠誠無不性誠非但言誠而即性誠以行乎性之德非性之無他可名也但以誠也性實有其曲禮誠虛應以為會通性備乎誠誠依乎性誠者天之用也性之通也性者天用之體也誠之所幹也故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二句以行乎天所命我之本體性充實無雜則誠以為之幹則枝葉羅仁貪味雜義而其者奮之因我所固有之大用誠以行乎天所命我之本體性充實無雜則人欲不得以乘之故害等無所不備而誠無不幹乎性性無不通乎誠矣抑朱子以盡心為盡其妙用盡性為盡其全體以體言性與愚說同而盡其虛靈知覺之妙用者豈即誠乎於此則更有辨孟子以知言此以行言則知性與盡性對而於知與盡分知行盡心與至誠對而於心與誠分知行問者有所未察故以盡心盡性為疑朱子則已別白之矣盡心者盡其虛靈知覺之妙用所謂明善也至誠者極至其篤實充滿之大用所謂誠身也存心養性者誠之之事也盡性者事天之效也君子學由教人自明而誠則以盡心為始事聖人德與天合自誠而明則略盡心而但從誠身始聖人無欲不待盡心以揀乎理欲之界賢人過欲以存理者也而過欲必始於漸欲故務盡心存理必資乎察理故務知性孟子為思誠言其義與下言人道諸善義通不可引作此章之證

章句云此自誠而明之事則盡人物之性皆化育參天地皆以極明之用也知無不明固明也處無不當則盡誠以而亦為明之效者明之所至誠用皆達也盡人物

之功用既誠以生明而明復立誠其非竟言賢

之當於己之性察而由之其不能即謂之教審矣此以知自明誠明字亦以成德言而無工夫自誠明者亦有其自明誠也直至明則誠矣明字方為賢人之學而有力不然則此自誠明之事何以不自明止必處之而朱子所云教

化開通處得其理又豈非教之謂乎大抵此等處須要活看如下章言誠則形形則著者則明固非自誠明之事而抑何以先誠而後明耶自明誠者非

說此至誠必是有德有位陳氏之層見也本文云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盡字自在性上說不在人物上說一人亦人也千萬人亦人也用物之宏亦物也用物之寡亦物也豈孔子之未得位而遂不能盡人物之性耶此與作禮樂不同彼以行於天下言則須位此就其所處之人物言則不須位陳氏死認朱子於其於變時雖鳥獸魚鼈感若之語便致著其弊說不知朱子本文一如字是活語極其至處則時雖感若而皆非分外然抑豈必時雖感若而後能盡人物之性以幾於贊化於天也哉

第二十三章

曲云者如山一曲水一曲之曲非一方一隅之謂也從縱上說不從方上說斯道之流行者不息而曲者據得理前一段田地亦其全體流行之一截也總緣此指誠而言固不可以仁義之一端代之致曲而曲能有誠此等天資與乍見孺子入井而惻隱之今人自不一格彼特一念之善發於不知不覺之際恍惚靈動而非有妄之可據其於未見孺子之前孺子見之之餘猶夫人之不仁也若此之曲則大槩皆循義理而行特不能於痛癢關心之處親切警懼如固有之唯此一則實有之而無妄苟能所擇皆善則所信益宏而無有不誠遂俾形者明動變化之效無不捷得足以知非乍見孺子入井之心所可幾也程朱之言特借以顯曲為全體盡露之一節而以擴充盡致字之義非謂四端之即為曲也小註既是四端安得謂之曲一問問者先不曉了朱子亦但就其問處答故不可據為典要若朱子須於事上論不當於人上論之說斯為近之曲者獨於一事上灌注得者誠親切其實此誠元是萬行共裁的則養由基之於射亦是誠之全體見於一曲其事小則其所誠者亦小耳程子引喻亦未為過但所云用志不分則屬乎好學力行而非誠耳誠者周流乎萬事萬物而一有則全真無二者也一念之誠一事之誠即全體之誠直至盡性合天更無增加與見孺子入井之曲同非猶夫四端為一星之火涓涓之水也抑四端如人之有四體手自手而足自足誠如人之有心無定在而無在非其定在也故一事一念原該全體致之即充而不待於取譬以

旁通則或問悉有眾善之說亦從此而生特未為之靠定誠字不免有所窒礙如四端之說者蓋惻隱與羞惡殊心
亦爾故可目言之為四並列之為端誠則同歸而行乎殊塗一致而被乎平慮雖其一曲亦無有可分派而正立也
唯察乎曲之為曲則眾說紛紜不辨而自定矣

黃氏物格知至之後致曲與固執並行之說甚為有功於聖學似與龜山學問思辨篤行之說相為異同乃所謂
篤行者元有二義一事之已行者專力以造其極此以執為篤也眾事之待行者推廣而造其理此以致為篤也故
曰行之弗篤弗措與上言弗知弗能弗得不同行但期於篤而不可云行之弗成弗措初非以一行之成為止境也
致曲二字收拾盡誠之者一大段工夫學問思辨者致前之功也非博通慎明一曲能誠則既不患其執之不固而
唯是致之宜宏也至於能致則其執一曲而能固者不待言而其用力於學問思辨之深亦可見矣則黃氏之說以
著天擇善以後之功而析為二者者龜山之旨則以包乎固執之前而統其成也又在讀之善與爾
在己為形被物為著己之感物曰動物之應感曰變六則字皆為象辭而形則著動則變二層尤是一串事如著賤
允若化也非但變也著賤底底則變也變之感腹而生其豫者動也腹因自豫悅而忘其頑者變也起念為動其
在動之者而被未能自主成念為變其未動以前之心而得善於己矣

形兼言行動而言著則人聞其言而知其為善言見其行與動而知其為善行善動則言為法行為則動為道與
天下共明斯道矣此明字與明則誠矣明字大異而與自誠明明字亦無甚分所謂光輝者教之行於天下後世者
也天下後世之道大明於己之謂光君子之道及於天下後世之謂輝光如日月輪郭裏的赤光白光輝則其芒耀
之自天而下屬於地中間的輝焰明字與光輝字自別如者之謂明吐者之謂光此言及物之光輝而云明者言物
之所資以為明己之所施物以明者也如日之光輝今日與鏡得之以為明故明則動分已與物處雖是一大界限
而亦以則字急承之

章句所謂誠能動物者在孟子但就治民獲上順親信友而言實則孟子所言行也而未及於教也此言明則動者
包括其本兼行之所感與教之所感而統言之曰著曰明則有制禮作樂詳刑勅政之事若無位之君子則有道
足與聞風而起皆其動物之勢也所兼者順親信友亦可明其一端也

第二十四章

或問所云術數推驗之煩正以破至誠之不以祥妖者龜為知其云意想測度之私正以破至誠之不務四體之動
而知子貢知二君之死亡而夫子以為不幸以其為測度也小註所載朱子語錄是門人記成文字時下語不增通
其云但人不能見者就理之形見而言已擬開妖祥者龜四體等項上面說彼亦皆是此理而此理則非常人之所
見其所見必由象數也至其云著龜所告之吉凶非至誠人不能見此又就俗情中借一引證所謂至誠人者亦就
其術中之篤信者言之耳故加人字以別之入者微詞也雲峰不知此意乃認定在象數上知吉凶則其愚也
頑祥妖孽之必有著龜四體之先見此是鬼神之誠鬼神體物而不可遺無心於知而昭察兆見者不誣故人得憑
之以前知斯鬼神之明也唯誠則明鬼神之誠不可掩者也是以不待至誠而人得因以前知天地間只是理與氣
氣載理而理以秩敘乎氣理無形氣則有象象則有數此理或紊則象不正而數不均大而顯著細而微動非至誠
之實有其理則據其顯者以為徵迎其微者以為兆象數之學所自興也至誠者理誠字已則惠迪吉迪乎我而即
吉也從逆凶逆乎我而即凶也如會做文字人看人試闈文字當於其心則知其信不當於其心則知其不信御與
精於卜筮者一例取準所以書云唯先蔽志昆命於元龜則固已先天而天不違矣鬼神之為妖為祥存者龜而見
在四體而動者非有意想也至誠之道也至誠之天人之用此以知鬼神之所知者則推測之小道也至誠如神與鬼
神同以至誠之道而前知之而善為術數精於測度者則藉鬼神之誠明以知之是神自效也非彼之能如神也如
董五經知程子之至卻云聲息甚大其所藉者聲息也非聲息則彼且惘然矣俗有本命元辰來告之說亦是藉當
體之鬼神而程子所云知不知之愈直以吾身之誠有不足故藉乎神以為明而非其明也藉乎神則已與神
為二令其知者一因而知者又一此二之說也與神為二則神固誠而已不誠已既不誠乃以篤信夫神之區區者
為誠其亦微矣乃其大端之別則至誠所知者國家之興亡也善不善之禍福也若今日晴明日雨程先生之來不
來此亦何煩屑屑然而知之哉聖人所以須前知者亦只為調變補救患預防與夫規恢法制俟後聖而不惑耳

一切共其酸醜底人事家計則直無心情到上面去又如亡秦者胡點檢作天子既無可如何區區亦不勞知得如
夫子說子路不得其死亦須是警戒他教誨養其行之氣不成只似張惺藏一流判斷生死以術其術但國家之
興亡夫人之禍福徒以一端之理斷之則失者亦眾如孔子言衛靈公之不喪即非李康子之所知康子之言非無
理也乃必如孔子於善惡得失如冷暖之喻於體亦如王者之自擇當罰酌量皆早則輕重長短緩急宜稱在理上
分得分數清切而氣之受成於理為順為逆為舒為促為有可變救為可無變救直似明醫人又曾自療過已身此
病來及看人此病斷不浪憂浪喜而所以施之藥石者一無妄投苟嘗試焉而未有不生之者也其在他人則或
以數測而反知之以理度而反失之唯其理之未實而不達乎神之所以誠也以數測者非其人之能知也因其一
念之篤信而神憑之也鬼神之體乎誠而不可捨其道可以前知也以理知者無待於鬼神而與鬼神同其吉凶也
至誠如神神可以知者無不知矣雲峰無此境界故信不能及而謂必由妖祥卜筮亦其宜矣

章句云無一毫私偽以實則無私留於心目之間一句是透徹重圍語私者私意也偽者襲義也以己之私意論順
逆順於己之私者則以為順逆於己之私者則以為逆如子路言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則亦不知為害之足以賊子
羔也以口耳所得襲義而取之則所謂順者必有其不順所謂逆者未必其果逆如徒聞喪欲速貧死欲速朽非實
得於己而見其必然則速貧而無以仰事俯育速朽而作不孝之備矣義理本自廣大容不得私本自精微非偽所
及而禍福與亡一受成於廣大精微之天道則必其廣大無私精微不偽者然後可與鬼神合其吉凶而不爽若此
者豈但如小註所云能見著龜吉凶之至誠人乎故章句或問而外朱門諸子所記師言過口成酸讀者當知節取
第二十五章

此章本丈良自清順而諸儒之言故為紛糾徒俾岐路亡羊總以此等區區一字不審則入迷津如第一句章句下
個物字第二句下個人字止為道理須是如此說不容於誠則遺夫物而以道委之物實則兩自字卻是一般皆指
當人身上說故或問復取程子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之說以為之歸由章句言則該乎物而論
其本然由程子之言則歸乎當人之身而論其能然而說豈不自相矛盾須知章句於此下一物字是儘着道體說

誠以心言曰心則非在天之成萬物者可知矣乃此所云心又與或問解第一節以實理實心分者不同或問所云
實心者人之以實心行道者也章句所云心者謂天子人以此誠而人得之以為心也此心字與性字大略相近然不
可言性而但可言心則以性為天所命之體心為天所授之用仁義禮知性也有成體而莫之流行者也誠心也無
定體而行其性者也心統性故誠貫四德而四德分一不足以盡誠性與生俱而心由性發故誠必託乎仁義禮知
以著其用而仁義禮知靜處以待誠而行是以胡史諸儒竟以誠為性者不如章句之言心也乃所謂心則亦自人
固有之心備萬物於我者而言之其與或問所云實心固大別也知此則程子之以能然言者一章句之說為本然
者抑所謂以心言以理言者為誠者而道四字釋耳非以釋夫自成自道也若本文之旨則誠與道皆以其固然
之體言之又皆兼人物而言之自成自道則皆當然而務致其功之詞而略物以歸之當人之身若曰天所命物以
誠而我得之以為心者乃我之所以成其德也天所命我以性而人率之為道者乃我之所以自行焉而後得為道
也以誠自成而後天道之誠不虛自道天道而後率性之道不離誠麗乎物以見功物得夫誠以為若萬物皆備之
誠心乃萬物大成之終始誠不至而物不備於我物不備則無物矣故君子知人心固有其誠而非自成之則於物
無以為之終始而無物則吾誠之功所以疑其誠而行乎道其所為自成自道者一皆天道之誠率性之道之所
見功是以體天而復性者誠可貴也而又非恃天之昇我以誠顯我以道遂可因任而自得之為貴則所貴者必
在己之自成而自道也惟君子之能誠之也誠之則有其誠矣有其誠則非但成己而亦以成物矣以此
誠也者原足以成己而無不足於成物則誠之而底於成其必成物審矣成己者仁之體也成物者知之體也天命
之性固有之德也而能成己焉則是仁之體立也能成物焉則是知之用行也仁知成得則是復其性之德也統乎
一誠而已物皆成焉則同此一道而外內固合焉道本無不宜也性乎誠而仁知盡焉準諸道而合外內焉斯以時
措之而宜也君子誠之功其能有誠也如此是其自成者即誠也人而天者也自道者即道也身而性焉惟天道
不息之妙必因人道而成能故人事自盡之極合諸天道而不貳此由教入道者所以明則誠焉而成功一也此章

大旨不過如此以是考諸儒之失得庶不差矣

此章之大迷在數字互混上末子為分析之啟其迷乃後來諸儒又執所析以成迷此訓詁之學所以愈繁而愈離也自成白字與己字不同已對物之詞專乎吾身之事而言也自則攝物歸己之謂也末子恐人以自成為專成夫已將有如雙峰之誤者故於章句兼物為言乃迷者執此而以為物之成也固有天成之而不因乎人者矣遂舉自成而一屬之天理之自然則又暗中游揚無待之妄而不覺乃本文之旨則謂天道之誠無我我可以自成其心而始可有天物也此有故誠之為言兼乎物之理而自成則專乎己之功誠者己之所成物之所成而成之者己固自我成之物亦自我成之也又言誠而更言道前云誠者天之道此雙峰之所由迷也不知道者率乎性誠者成乎心心性固非有二而性為體心為用性性麗心故朱子以心言誠以理言道性即理也則道為性所賦存之體誠為心所流行之用誠用存故可云無息諸儒不察乃以性言誠則雙峰既不知朱子與字之異而諸儒抑不知朱子同中之異也又章中四物字前二物字兼己與物而言兼物與事而言則或下連於草木禽獸者有之然君子之誠之也自以處人接事為本務如小註所云視不明聽不聰則不見是物不見是物而問於無物不聞不見者同於己之無耳無目也不聞是物不見是物者同於己之未視是物未聽是物也然必為己所當有事者而其終始之條理乃不可若飛鳥之啼我側流螢之過我前即不明不聰而亦何有於大言哉誠者物之終始不擇於我之能有是物與否而皆固然則可下泊於鳥獸草木而為言若夫不誠無物固已捨草木鳥獸而專言人事矣顧此無物字則猶兼己而言而不如下成物物字之與己為對設之詞蓋無物之物大要作事字解或問言之極詳持不可以事字易之則如楊氏無君之非不忠墨氏無父之非不孝也言全之易墮有倚則偏故非漢引季氏跛倚以祭雖為切當而末云與不祭何異語終有疵不如云與無鬼神何異或云與無祭主何異之為當也又物之終始一終字與下無物一無字相去天淵無者無始也並無終也始者固有始也而終者亦有終也程子以徹頭徹尾言終始則如有頭有尾共成一魚有始有終共成一物其可以頭為有尾為無乎小註中向於無之云乃偏自天之所以賦物者而言而不該乎人之所受於天之誠須知誠者天之道大段以在天之天為言而在天之天則人所無事而特不可謂其非以誠為道耳乃向於無一無字止當死字者與本文無字不同即在天而言如生一趙姓者為趙姓者之死為終其生之也向於有其死之也向於無若夫誠所不至而無此物則如天下原無此趙姓之人既已不生何得有死況於在人而兼乎理無事矣則始者事之初也終者事之成也尤非始有而終無也若以生死而言則必全而生之全而歸之而後為誠之終若泛然之人氣盡神人而死也則其不誠固已久矣而又何得謂之終哉故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是知終者成之詞與大學事有終始之終相近而不可以漸滅殆盡為言且死者亦既有死矣異於無之謂矣無者非所得有也非其終之謂也楊氏無君而可謂君之終墨氏無父而可謂父之死乎以此知程子徹首徹尾之義為不可易朱子推唐之曰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為言尤明切乃又曰至焉之終始即其物之終始則又以間斷處為終則亦或問之疵不可不揀其毫釐之謬者也又章句釋性之德也云是皆吾性之固有以理言而不以功效言乃上云仁者體之存則必有存其體者矣知者用之發則必有發其用者矣則小註所云盡己而無一毫之私偽因物成就各得其當先己復禮知周萬物而或問抑云子思之言主於行固皆就君子之功數而立說性之德也二句順頂上文更無轉折不得以仁知非成己成物者已成之德則亦不得以性之德合外內之道為自然之理矣故愚於此以理事變說該盡此七句之義而性字之釋則既可與性道之性一例亦可以堯舜性之也之性為擬猶夫唯天下至誠為能化即為不思不勉之至誠亦即致曲有誠之至誠也中庸每德渾淪說極令學者誤墮一邊唯朱子為能雙取之方足顯君子合聖聖合天事必稱理道凝於德之妙下此如譚顧諸儒則株守破裂又且不達而於理何當哉至於史伯瑤許東陽之以自成為自然而成饒雙峰之以合外內而仁知者為誠雲峰之以性之德為未發之中則如卜人之射覆恍惚測歸於妄而已

第二十六章

天之所以為天者不可見由其博厚高明悠久而生物不測也則可以知其誠之不貳至誠之所存者非夫人之易知知聖由其博厚高明悠久之見於所徵者則可以知其誠之不息此自用而察識其體中庸確然有以知之而曰故至誠無息故字須涵泳始見章句以其非大義所關而略之鏡明智不足以知此乃云承上章而言上章末已云

故時措之宜也連用兩故字豈成文理朱子業已分章矣猶如此當藤何也所謂微者即二十二章盡人物之性之事亦即二十七章發首峻極禮儀感儀之事亦即三十一章見而敬言而信行而說之事悠遠博厚高明即以狀彼之德被於人物者無大小久暫而無不然也則至誠之一言一動一行皆其悠遠之徵文王之時周道未成而德之純也已與天同其不已非溪唯堯舜為能然之說是以年壽論悠久其亦未矣

一二者數也壹貳者非數也壹專壹也貳間貳也游氏得一之說不特意犯異端而字義亦失老氏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其所謂一者生二生三之一即道失而後有德德失而後有仁義之旨元之又元沖而不盈者曰一有德則與道為二矣有仁義則終二而不一矣得一者無二之謂必無仁無義而後其一不失也維摩經所言不二法門者亦即此旨是豈非邪說之宗耶若中庸之言不貳也則元亨利貞時乘六龍而大明終始固無所不誠而豈但二哉二亦不貳三亦不貳即千萬無算而亦不貳也彼言一粒粟中藏世界而此言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豈相涉哉且誠之不至而有貳焉者以不誠間乎誠也若夫天則其化無窮而無有不誠之時無有不誠之處化育生殺日新無已而莫有止息焉為元為亨為利為貞德無不有行無不健而元亦不貳亨利貞亦無弗不貳豈孤建一元而遂無亨利貞以與為對待之謂乎故至誠之合天也仁亦不貳義亦不貳三百三千森然無間而洗心於密又豈如老氏所云得一以為天下貞哉得一則必不可為天下貞如得南則不正乎東得一則不若其云可一言而盡者則與第二十章所云所以行之者一也一例不斥言誠而姑為引而不發之詞非謂一言可盡而二言即不可盡也猶夫子之言一以貫之而不容斥指其所貫之一曾子以忠恕答門人則猶章句之實一以誠也聖人於此等處非不欲顯而情辭之誠不能予人以易知而然為之說以致錄樂之疾於理由忠恕者曾子之所得於一而聖人非執忠恕以為一天地之道可以在人之誠配而天地則無不誠而不可以誠言也云云誠者天之道以乃天地之所以生物不測者惟其一言可盡之道為物不貳者即在至誠之所謂誠至誠之所以必徵為博厚高明悠久者惟其得乎天地一言可盡之道以誠至而無息一言而盡配以聖人之至誠為物不貳配以聖人之無息非謂一言之居要而無待於一焉矣無息也不貳也不已也其義一也章句云誠故不息明以不息代不貳蔡節齋為引伸之尤極分曉陳氏不察乃混不貳與誠為一而以一與不貳作對則甚矣其惑也天地之不貳惟其終古而無一息之闕若其无妄之流行並育並行川流而不息者何嘗有一之可得諸儒不察乃以主一不雜之說強入而為之證豈天地之化以行日則不復行月方生柳則不復生桃也哉至誠者以其表裏皆實言也無息者以其初終不間言也表裏皆實者抑以初終無間故曰至誠無息而不曰至誠則不息可一言而盡者天載之誠無妄也其為物不貳者天行之健不息也誠諸用而無妄者誠仁而抑不息故曰道可一言而盡而為物不息道以幹物物以行道道諸化之用不曰道不雜二而生物不測也道者本也物者體也化也道統天體任天而化行天也嗚呼言聖言天其亦難為辭矣而更益之妄乎

第二十七章

如脩祖廟陳宗器設表為時食以至旅酬燕毛等則禮儀感儀之著為道者也如郊社之禮掃當之義明之而治國如示諸掌者則聖人之道所以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者亦可見矣關雎麟趾之精意發育峻極者也故下以高明廣大言之得此以為之統宗而周官之法度以行則禮儀感儀之備其精微而合乎中庸也自聖人以其無私無欲者盡其性而盡人物之性則發育萬物之道建矣盡人物之性而替化育參天地則峻極于天之道建矣中庸一力見得聖人有功於天地萬物故發端即說位育如何可云不成要使他發育故知小註朱子之所云必具門人之誤記之也况其所云充塞者亦必有以充之塞之而豈道之固然者本充塞乎道之固然者天也其可云天充塞天地耶即使云天地之化育充塞天地此亦不待言而自然言之為贅矣言說個大哉聖人之道則是聖人所脩之道如何胡亂說理說氣易云聖人以茂對時育萬物詩云文王在上於昭于天須是實有此氣象實有此功能而其所以然者則亦其無私無欲盡高明廣大之性以盡人物之性者也乃聖人脩之為道亦必使天下之可共由則所謂精一執中所謂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者皆道之可以昭天後之君子者也中庸說人道章更不從天論起義例甚明於此更著聖人二字尤為顯切德性者天道也亦在道德性之尊者聖人之道也尊德性者君子之功也雙峰用小

之德然在道而可名言之曰誠在德則不可斥言誠而但曰大則誠為心德而天固無心也乃天地之德雖不可名之曰誠而仲尼配天之德則可曰所以行之者一而亦可曰誠故下又以唯天下至誠為言各離之際微至哉

第二十一章

聰明睿知以至誠之本體言誠則明矣明非但知之謂也或問兼安行言之為盡其義如大學之言明德該盡繼熙敬止尚慄威儀具眾理應萬事者統以一明與致知之知偏全迥別耳無所蔽其間之謂聰目無所蔽其見之謂明思無所蔽其覺之謂睿心無所蔽其知之謂知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則以之知不待困學以之行不待勉強也若下四德則因事而用仁以容其所待容之眾義以執其所必執之宜禮以敬其所用敬之事物知以別其所當別之是非其云文理密察原以晰事之知言自與睿知之知不同睿知之知乃靜中見理感則能通其辨在昭昏而不在是非也小註所載朱子之說顯與或問相悖至所云破作四片破作八片蒙頭塞耳全無端緒必其門人之傳記非朱子之言也

第二十二章

章句云夫豈有所倚著於物一物字定何所指小註中自有兩說其云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則是物者與己對者也其云不靠心力去思勉則是物者事也而說似乎難通乃孟子曰物交物則外物與己耳目之力而皆謂之物蓋形器以下之統稱也本文三句之中理事異致各有其倚則各有其不倚所云倚者統詞也凡其所倚即謂之物則章句所云物者亦統詞也以經綸天下之大經言之則其所不倚者不倚於外物而非不倚於心力之謂所以然者人倫之事以人相與為倫而道立焉則不特盡之於己而必有以動乎物也盡乎己者己之可恃也動乎物者疑非己之可恃也自非天下之至誠則倚父之慈而親始可順倚君之仁而上以易獲其脩之於己者既然則以立天下之教亦但可為處順者之所可率由而處變則己異致唯夫天下之至誠則其仁極至而無不可通則雖如舜之父文王之君而我所以事之者一無不可與天下共見而共由之初不倚君父之易順易獲而相得以章也乃若心力之必盡則如舜如其為也慕為竭力為小力為非事則固同於困勉者之為行非不思不勉而無待於心力此

以知以物為外物而不由人者為大經言也至於立天下之大本則初無所因於人即倚之而固不得恃其不聞亦式不諫亦入之卓然有以存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斯至誠之淵淵其淵者涵天下萬事萬物之節於靜深之地不但學問之事無所藉於耳目而警覺之幾亦無所資於省察理以不妄而存而非擇理以固執欲以從心而不踰而非執理以拒欲未有所喜樂而天下之待喜待樂者受益焉未有所怒哀而天下之待怒待哀者聽裁焉要皆藏密以立道義之門而擇執之心力不與焉此不靠心力之說為大本言也若夫天地之化育則至誠之浩浩其天者其心之正即天地之心其氣之順即萬物之氣於其所必化而知其化於其所必育而知其育不但非恃心力以推測而亦不介然通天地之情介然知萬物之感者倚天地之所著見萬物之所往來者以為知之之徑此如仁慈之分怒有推有譽而即倚於情仁之欲立欲達無所倚於感也知化之事其為用最密而所攝最大則其有倚無倚之分為際尤微此朱子所云自知得飽何用靠他物去此物字之義又即以天地制化育之理萬物受化育之運而言也則不但以對己之物為物並不但以在己之耳目心力為言矣經綸有迹者也立本有主者也知化則無間知者也其見功愈微則其所倚者愈微而其所謂物者益愈細乃在立本之所謂物以性為主而以形為客知化之所謂物則凝於我之誠為主而誠之察於天地萬物與我相為動者為客則在立本而言物者專於己之中在知化而言物者通於己之外此又以翕闢而分表裏也勉齋不思不勉之說亦止可為立本言而不能通於經綸知化合朱子所言而後盡其旨均云倚均云物同中之異不明欲以一語盡盡之鮮不泥矣

既云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又云其淵其天非持如之而已則似至誠之德非至聖所能比擬潛室雖峰若執此語強為分析如夢中爭夢析空三界徒費口舌乃朱子又謂外人觀其表但見其如天如淵至誠所以為德自家裏面真是其天其淵雖小異則說終是捕風捉影上臺云溥博如天淵泉如淵繫之時出之上則固自其足出未出者言之章句固曰五者之德充積於中則亦自家裏面之獨喻者而非外人之所能見可已東陽迷誤執泥乃謂聖人見得聖人真是天真是淵而人見其如天如淵似此戲論尤為可惡標嚴經言比印入定鄰僧窺之唯見水而不見人如此方是聖人見聖人真是天淵之的實證據不然則亦如之而已爾聖德既不易

知而又操弄字影橫生儘討其妄更無瘳矣如實思之言如其果有別耶前章所云如天如淵之天淵兼德與形體而言天者青霄之謂也淵者深澤之謂也指天淵之形體以擬其德之相肖也此云其淵其天之天淵則以德言耳化育之廣大即謂之天有本之靜深即謂之淵非指青霄深澤而為言也前章云溥博即此其天者也云淵泉即此其淵者也此所云淵淵即如淵之謂也浩浩即如天之謂也是詞有一順一逆之別而文義一也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但不知其經綸之本知化之統於誠以教化而經綸之為厚之本之靜深知化之廣大即不謂盡人知之而亦弗待於至聖凡有血氣者之尊親亦但於其見而敬之信之而說之至於足以有臨足以容執敬別之德充積在中溥博淵泉與天淵合撰者自非至聖之自知亦孰能知之末子致認三其字其說本於游氏游氏之言多謂理事一相地水火風皆從如來藏中隨影出現正自家裏面真是天淵之旨若聖人之教理一分殊天自天也淵自淵也至誠自至誠也豈能於如淵如天之上更有其淵其天當體無別之一境哉

廣平以上章為至聖之德此為至誠之道語本有病必得朱子誠即所以為德一語以挽救之而後說亦可通使其不然則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可不謂之德而謂之道乎經綸之本知化道之大者也乃唯天下至誠為能之則非備三者之乃為至誠而至誠之能為三者故曰誠即所以為德德大以教化而道乃大也上章因聖而推其藏故五德必顯然至於言及時出則亦道矣蓋言聖則已屬道有臨而容執敬別皆道也故推其足以有者有川流之德以原本其道之成具於德也此章之言道者唯大經大本化育則道也所以經綸之立之知之者固德也肫肫淵淵浩浩之無倚者皆以狀其德矣蓋言誠則已屬德仁也淵也天也皆其德也故推其所為顯見於天下者而莫非道之大也以此言之則廣平道德之分亦無當於大義而可以不必矣是以朱子雖取其說而必曰非二以救正之乃朱子之自為釋也則固曰承上章而言大德教化又已明其言德而非言道矣然其所為存游氏之論者則以末一節或執鄭康成之說將疑夫至誠至聖之為兩人故必分別大經大本化育之為道而聰明睿知仁義禮知之為德固有不妄違以一誠者之為大德而聖德乃全有其聖德而至誠之所以能體夫大道之蘊奧可得而知誠則明明而後誠無不至也故朱子曰此非二物又去此不是兩人事其以言至聖之躬體而自喻之固已明矣

然朱子此於則已多費轉折而啟後人之疑是其為疵不在存游氏之分道德之說而在輕用康成唯聖知聖之虛解康成之於禮其得當者不少而語及道德之際則豈彼所能知者哉因仍又曰而曰唯聖知聖則其訓詁之事畢矣朱子輕用其說而又曲為轉旋之則胡不直以經綸之本知化為聖人之化而以至誠之不待有倚而自肫肫淵淵浩浩者為教化之德之為安乎惟無倚之仁無倚之天肫肫淵淵而浩浩故根本盛大而出不窮而大德之所顯所藏極為深厚自非躬備小德者不足以知之唯其有之乃能知之因有其教化者而後川流不息既極乎川流之盛自有以喻其化之所自敦矣如此則豈不曉了事徹有以盡夫中庸之條貫而不爽夫章句之支節何居乎又存康成之言以為疑府而復假廣平之說以理亂絲耶鄭說汰則游說亦可不留矣至有說康成之餘濬如新安所云知堯舜唯孔子者則適足以供一哂而已

第三十三章

未章唯言德而不及道所以為歸宿之地而見君子之得體夫中庸者實有德以為之體也民勸民威而天下平道亦大矣而非導道而行之可致也君子之道皆君子之德成之前已詳釋

君子之道言君子為學修教之方此一段且統說自立心之始至德成道成之日一闡然而日章也固與實隱諸章言君子之道者別然曰闡然則有其闡然之實矣存疑者曰日章則有其日章之事矣則至於雲峰諸章章句下學立心四字遂以君子小人之立心之不同求異於第二章殊為不審小人是知而妄作者如叔孫通之類其亦有道則所妄作之道也既已妄作故的然可觀而後不可繼若但其立心也則何的然之可見的然者如用且本未嘗有而又何之哉

為己是立心之始相書得別君子小人到底分別從此蓋真知遠之近三句乃入德之初幾方是揀着下手工夫以詩書之為己者惡文著而不尚錦也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則知錦而衣之也到此卻不更說尚綱事或問用心於內不求人知然後可以慎獨一轉其清切為己是大學步始終皆然知近知自知微是慎獨入手工夫內

省無惡從此而起陳氏用又能二字轉下則為己慎獨平分兩事非知學者也慎獨固為己之一大端也
知者知其然而未必其能然乃能然者必由於知其然故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則可與省察存養而入無
言不顯之德矣知見於彼者由於此則知民勸民威而天下平之不在賞罰之施而德之顯也知著乎外者之本乎
內則知敬之著於動信之著於言者不在其動與言而在不動不言之所存也知有諸內者之形諸外則知潛雖伏
而孔昭內省無惡而不可及之德成也三語一步漸緊一步而以意為入德之門是三知相為次而入德之門唯在
慎獨先儒謂誠意為玉鑰匙蓋本於此諸說唯何潛齋得之惜於知遠之近句未與貼明何意蓋疑奏假無言二段
為成德之效非入德之事不知知德之所成則知所以入之功效原相準也

存養省察之先後史伯璿之論可謂能見其大者矣其云有則俱有誠有以察夫聖功之不息其云動靜無端則又
以見夫理事之自然而立言之序互有先後所以無不可者則抑有說中庸之言存養者即大學之正心也其言省
察者即大學之誠意也大學云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是學者明明德之功以正心為主而誠意為正心加慎之事
則必欲正其心而後以誠意為務若心之未正則更不足與言誠意此存養之功所以得居省察之先蓋不正其心
則人所不知之處已亦無以自辨其孰為善而孰為惡且昏昏在迷並所謂獨者而無之矣此章句於首章有既嘗
戒懼之說而大學所謂毋自欺者必有其不可欺之心此云無惡於志者必有其惡疾之志如其未嘗一日用力於
存養則凡今之人醉夢於利欲之中直無所欺而反得憚無所惡而反遂其志矣故大學以正心次脩身而誠意之
學則為正心者設中庸以道不可離者君子之靜存為須臾不離之功而以慎獨為加謹之事此存養先而省察
後其序固不紊也大學云意誠而后心正要其學之所得則當其靜存事未起而念未起且有自見為正而非必正
者矣動而之於意焉所以誠乎善者不欺其心之正也則靜者可以動而不爽其靜夫乃以成其心之正矣然非由
意於獨之時一責乎意而於其存養之無間斷者為遠跡焉亦猶家齊而后國治欲治其國之心始終以之而治國
之功大行於家齊之後則君子之化為尤遠也知動之足以累靜而本靜之所得以治動乃動有息機而靜無間隙
動有靜而靜無動動不能該靜而靜可以該動則論其德之成也必以靜之無間為純一之效蓋省察不恒而隨事

報功存養無期而與身終始故心正必在意誠之後而不言之信不動之敬較無惡之志而益密也此首章先而存
養後其序亦不紊也蓋於學言之則必先存養以先立乎其本而省察因之以受則首章之先言戒懼以及慎獨者
道之本然以責成於學之也即大學欲正其心先於誠其意之旨於德言之則首章之無惡者過欲之功徵於
動而動固有間存養之恒敬恒信者存理之功效於靜而靜則無息此章之由入德而內省不疚由無惡於志而不
動而敬不言而信因學之剛至以紀其德之詞也即大學意誠而后心正之旨功加謹者用力之樞常而益信德加
密者有得之由勉以趨安審乎此則先後之序各有攸當不但如伯璿所云無不可而實有其必不可逆者矣
雙峰分奏假無言二段各承上一節其條理自清史伯璿以章句所云加密及愈深愈遠之言證之誠為有據且動
之所省者意也意則必著乎事矣意之發為喜也勸民者也發為怒也威民者也民之於君子也不能喻其靜存之
德而感通於動發之幾喜怒哀不夾於節以憚其所正之志則早已昭著其好惡之公而可相信以溫寬淫刑之不作
其勸其威民之變焉必也若敬信之存於心也未有喜也未有怒也欲未見端而理未著於事也不顯者也民之所
不能與知也唯百辟之於君子也受侯度而觀德者也固不但感於其喜怒之不忒而以為勸威矣進前而窺其德
容之盛求之於素而有以知其聖功之密則相觀以化而泰若以正其家邦者無不正矣故奏假無言者省察之極
功而動誠之至也不顯惟德者存養之極功而靜正之至也然則所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一言其不動而敬不
言而信之德而已矣天不可謂之敬而其无妄不貳者敬之屬天不可謂之信而其无妄不貳者信之屬而天之不
言不動乃至聲臭之俱泯其固然已而抑於聲臭俱泯之中自有其无妄者以為之載是以於穆而不已則以配君
子之德密存而不顯於言動未形之中乃至思勉之俱化而抑於言動不形之地自有其篤厚之恭以存其誠是以
教化而不息乃要其存誠不息而與天同載也者則於喜怒哀樂之未發致中者是也自成慎恐懼而約之以至
於至靜之中無所偏倚其守不失者是也而為顯其實則亦敬信而已矣乃此專紀靜存之德而不復及動察者則
以慎獨之功在逼故唯脩德之始於存理之中尤加省察及乎意無不誠而私欲不行矣則發皆中節一率其
性之大中以達為和而節無不中則所謂義精仁熟不待勇而自裕如者又何動靜之殊功哉約而言之德至於敬

信德至於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則誠無息矣人合天矣命以此至性以此盡道以此脩教以此明而行矣故程子統之以敬而先儒謂主敬為存誠之本詎曰敬也則此章於誠之上更顯一篤恭以為徹上徹下居德之本若游氏離人立獨之云蓋敬之職也誠之盡也久矣其素隱而亡實矣

誠者所以行德敬者所以居德無聲無臭居德之地也不舍斯謂敬矣化之所教行道之主也无妄之謂誠矣以書則无妄者行焉而見其无妄也無聲無臭無有妄之可名也無有妄則亦無无妄故誠天行也天道也敬天載也

天德也君子以誠行知仁勇而以敬居誠聖功極矣中庸至末章而始言篤恭甚矣其重言之也

